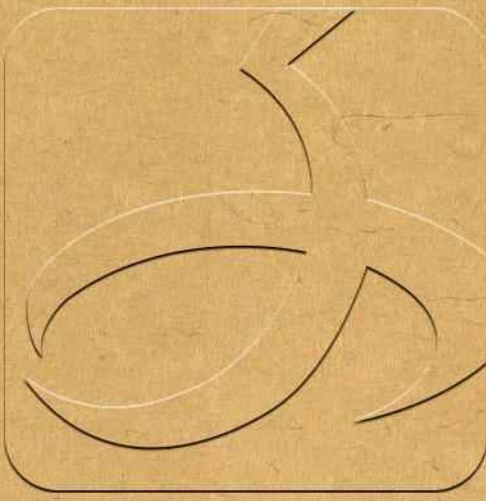


22-238
7772-1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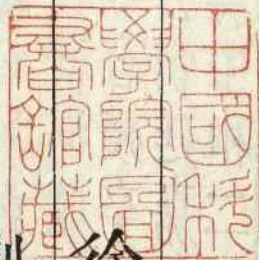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雜傳第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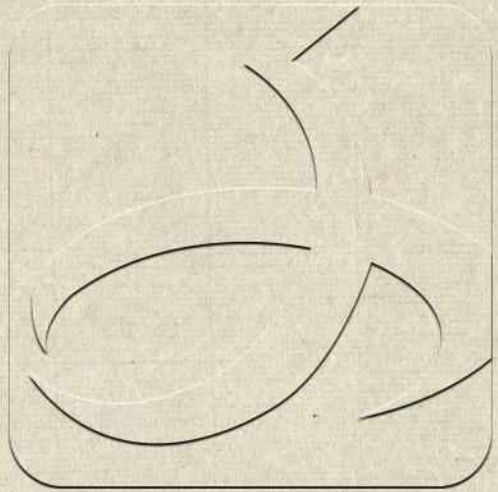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以販鹽為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崇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為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為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北京師範大學
文物研究所
藏書印



節度使

五代史朱宣宋州下邑人也父慶里之豪右以

因入王敬武軍為小校唐中和二年諫議大夫張濬徵

兵於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最率軍赴之以宣隸焉以戰

功累遷列校賊敗出關全最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

卒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最攻之殺君預自為雷後宣

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啟初魏博韓允

中攻鄆全最為其所害宣據城自若三軍推為雷後允

中敗朝廷以宣為天平軍節度使累加官至檢校太尉

同平章事通鑑考異實錄曹存實繼其叔父全最為

天平節度使未周歲而遇害舊傳宣為青州王敬武牙

卒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王敬武遣牙將曹

全最率兵三千赴難關西宣已為軍校會青州警急敬

武召全最還路由鄆州時鄆將薛崇為草賊王仙芝所

殺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最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

州自稱雷後以宣有功署為濮州刺史雷將牙軍光啟

初魏博韓簡欲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最出兵迎

戰為魏軍所敗全最死之宣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

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返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新

傳與之同薛居正五代史宣傳中和二年張濬徵兵于

青州云云按王仙芝死已久曹全最久為節度去歲死

王敬武今歲始得青州新舊傳薛史皆誤今從實錄又

新傳瑄作宣歐陽脩五代史記注云今流俗以梁太祖

宣弟瑾于名加王者非也今從舊傳薛史實錄

鎮宣武以兄事宜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為秦宗權

所困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

破蔡兵走宗權五代史太祖初鎮大梁兵威未振連歲

太祖以宣同宗早兄事之乃遣使求援於宣光啟末宗

權急攻大梁宣與弟瑾率充鄆之師來援大敗蔡賊解

圍而遁太祖感其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

力厚禮以歸之

鎮宣瑾既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以

東五代史纂誤今按梁本紀云朱宣朱瑾兵助汴以破

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鄆託其誘汴卒以東乃發兵

攻之然則宣傳所謂卒以東乃發兵收卒因攻之遂

為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而
北敵彊晉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乾寧四
年宣敗走中都為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原注今流俗以宣瑾

兄於名加王者非也五代史先是宣瑾駐於大梁觀
太祖軍士驍勇私心愛之及歸厚懸金帛於界上以誘
焉諸軍貪其厚利私遁者甚眾太祖移牒以讓之宣來
詞不遜由是始搆隙焉及秦宗權敗太祖移兵攻時溥
於徐州時宣方右溥乃遣使來告太祖曰巢權繼為蛇
虺毒螫中原與君把臂同盟輔車相依今賊已平殄人
粗聊生吾弟宜念遠圖不可自相魚肉或行人之失辭
疆吏之踰法可以理遣未得便睽和好投鼠忌器弟幸
思之太祖方怒時溥溥通於孫儒不從其言及龐師古
攻徐州宣出師來援太祖深銜之徐既平太祖併兵以
攻鄆自景福元年冬遣朱友裕領軍渡濟至乾寧三年
宿軍齊鄆間大小凡數十戰語在太祖紀中自是野無
人耕屬城悉為我有宣乃遣人求救於太原李克用遣
其將李承嗣史儼等援之尋為羅宏信所扼援路既絕

宣瑾竟敗乾寧四年正月龐師古攻陷鄆州遁至中都
北匿於民家為其所箠并妻榮氏擒之來獻俱斬於汴
橋下

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倜儻有大志充
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為人以其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
壯士為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充兵發遂虜克讓自稱

雷後僖宗即拜瑾秦寧軍節度使五代史朱瑾宣從父
弟雄武絕倫性頗殘
忍光啟中瑾與兗州節度使齊克讓婚瑾自鄆盛飾車
服私藏兵甲以赴禮會親迎之夜甲士竊發擄克讓自
稱雷後及蔡賊鴟張瑾與太祖連衡同討瑾與宣已破
宗權前後屢捷以功正授兗州節度使

秦宗權于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
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

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
將賀瓌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瑾曰
汝兄敗矣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偽曰諾乃遣牙
將胡規五代史胡規兗州大初事朱瑾為中軍都校兗州平署為宣武軍都虞候佐葛從周伐鎮定從
張存敬收晉絳皆有功署為河中都虞候權鹽務天復
中太祖迎駕在岐下以規權知洛州昭宗還長安詔授
皇城使及東遷以為御營使駕至洛授內園莊宅使天
祐三年佐李周彝討相州獨當州之一面頗以功聞軍
還權知耀州事明年討滄州為諸軍壕寨使太祖受禪
除右羽林統軍尋佐劉鄩統兵收潼關擒劉知浣獻之
乃以右龍虎統軍兼侍衛指揮使乾化元年詔修洛河
隄堰軍士囚之斬伐百姓園林太甚河南尹張宗奭奏
之規得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
罪賜死

交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

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

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

祖度不可下乃畱兵圍之而去五代史既得士心有兼并天下之意太祖亦忌

之瑾以厚利招誘太祖軍士以為間謀及太祖攻鄆瑾

出師來援累與太祖接戰乾寧二年春太祖令大將朱

友恭攻瑾掘塹以環之朱宣遣將賀瓌及蕃將何懷

寶赴援為友恭所擒十一月瑾從兄齊州刺史瓊以州

降太祖令執賀瓌懷寶及瓊以狗於城下語曰卿兄已

敗早宜效順瑾偽遣牙將胡規持書幣送降太祖自至

延壽門外與瑾交語瑾謂太祖曰欲令大將送符印願

得兄瓊來押領所貴骨月盡布腹心也太祖遣瓊與客

將劉捍取符笥瓊單馬立於橋上揮手謂捍曰可令兄

來余有密款即令瓊往瑾先令騎士董懷進伏于橋下

及瓊至懷進突出擒瓊而入俄而斬瓊首投於城外太

祖乃班師北夢瓊言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其從

父兄齊州刺史瓊先降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瑾乃遣

都虞候胡規出獻款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鎮委

吏既而啟延壽門陳牌印于笥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命瓊受之葛從周疑詐選勇士孫少迪等仗劍以馭瓊曰彼力屈不足疑瓊進前受印籥瓊單馬曰兄獨來密語耳始相及瑾令驍卒董懷進勾拽瓊墜馬乃發所匿刃殺瓊勾戟突出牽入之須臾城上鼓噪擲瓊首於陣我軍失色梁祖哀勵久之斬軍謀徐厚署瓊弟玘為齊州防禦使恩禮殊厚

瑾嬰城自守而宣亦敗于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充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

五代史及鄆州陷龐師古乘勝攻充瑾與李承

嗣方出兵求芻粟於豐沛間瑾之二子及大將康懷英判官辛縮小校閻寶以城降師古瑾無歸即與承嗣將麾下士將保沂州刺史尹處賓拒關不納乃保海州為師古所逼遂擁州民渡淮依楊行密行密表瑾領徐州節度使

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于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日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疆通之妾自歸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忠隆演不能為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

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踏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
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踉鳴故外
人莫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
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
劍而出府門已闖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
為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亂以
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
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
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其瘞之是
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

新土漸成高墳徐温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温
病夢瑾挽弓射之温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
嘗病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于

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五代史麗師古渡淮行密令瑾率

是瑾率淮軍連歲北寇徐宿大為東南之患及行密卒
子渭繼立以徐温子知訓為行軍副使寵遇頗深後楊
溥僭號知訓為樞密使知政事以瑾為同平章事仍督
親軍時徐温父子恃寵專政慮瑾不附已貞明四年六
月出瑾為淮寧軍節度使知訓設家宴以餞瑾事之逾
遜翌日詣知訓第謝雷門久之知訓家僮私謂瑾曰政
事相公此夕在白牡丹妓院侍者無得往瑾謂典謁曰
吾不奈朝饑且歸既而知訓聞之愕然曰晚當過瑾瑾
厚備供帳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幃護
之愛妓桃氏有絕色善歌舞及知訓至奉卮酒為壽初
以名馬奉知訓喜而言曰相公出鎮與吾暫別離恨可
知願此盡歡瑾即延知訓於中堂出桃氏酒既醉瑾斬

知訓首示其部下因以其眾急趨衙城知訓之黨已闔門矣唯瑾得獨入與衙兵戰復踰城而出傷足求馬不獲遂自刎暴其屍於市城夏無蠅蛆徐溫令投之于江部人竊收葬之溫疾亟夢瑾被髮引滿將射之溫乃為之禮葬立祠以祭之五代史補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圖霸其為禮待有加于諸將數等瑾感行密見知密方圖霸其為禮待有加于諸將數等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為報但恨無入陣馬忽忽不樂一日晝寢夢老叟眉髮皓然謂瑾曰君長恨無入陣馬今馬生矣及廐隸報適退槽馬生一駒見臥未起瑾驚曰何應之速也行往視之見骨月皆非常馬大喜曰事辦矣其後破杜洪取鍾傳未嘗不得力焉初瑾之來也徐溫觀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政及行密死子溥嗣位溫復張鎬爭權襲殺鎬自是事無大小皆決于溫既而溫復為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實欲控制中外知訓尤恣橫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知訓提其首請溥起兵誅溫溥素怯懦見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兒不足為計亦自殺中外大駭且懼溫至遽以瑾屍暴之市中時盛暑肌肉累日不壞至青蠅無敢輒泊人有病者或于暴屍處取土煎而服之無不愈九國志朱瑾宋州下邑人也雄

武侗儻有吞噬四方之志光啟元年汶陽曹全最遇害軍城無帥鄆兵共推瑾兄宣為留後瑾之季仲俱為列校明年兗州齊克讓妻女於瑾瑾伏兵假稱聘禮改服甲士詐為昇夫而往親迎夜發卒殺兗州軍校王稠膚遂虜克讓詰旦自稱留後三年夏秦宗權併兵攻夷門梁祖幾至不守會宣援至合梁兵大戰城北瑾單騎嘗寇馳突往返當者無不披靡宗權敗走自是瑾與梁軍互為犄角屢破宗權朝廷以功授瑾兗州節度使未幾梁祖交惡於瑾遂成仇敵大順二年冬瑾率兵萬人攻單父梁祖遣丁會禦之瑾軍大敗於金鄉景福初梁祖攻徐州瑾率全軍來援時溥擊梁軍殺其將霍存因席卷十餘寨乾寧元年梁祖親攻鄆宣瑾合兵迎戰敗之千東阿二年春梁祖將朱友恭攻瑾塹其城守之是時連歲交兵四郊無耕織宣瑾勢蹙因遣使乞師太原李克用假步騎五千濟河梁人退舍十月梁祖復親攻兗州塹圍之瑾單騎求鬪梁將無應敵者瑾兄瓊先以齊納欵於梁梁祖使瓊臨兗州說瑾瑾怒瓊無急難之義偽遣使告降梁祖自至延壽門與瑾交說瑾謂梁祖曰兗城符印他人莫可付願得兄來付與既而梁祖遣掌謁劉捍與瓊偕至瑾馬立橋上遙謂捍云願兄先來

乃麾將士擒瓊徑入未頃城上大譟擲瓊首於外梁祖
大悔因班師焉四年正月鄆州先下瑾亦糧盡與晉將
李承嗣史儼求軍食于野梁將龐從奄至城下瑾將康
懷貞率瑾子私以充城送欵歸不得入引承嗣諸軍將
保沂州為其將尹處賓拒關不納瑾狼狽奔海上復
追之瑾乃渡淮歸於行密行密迎之于高郵待以殊禮
立解所服玉帶為贈擇甲第遺財帛鉅萬表瑾領武寧
軍節度淮南行軍副使是冬梁祖遣將龐從大寇清口
行密親征之合張訓以羸兵前導從意輕吳師貪奕棋
不顧瑾請假梁人旌旗率騎潛濟突入從中軍營行密
得引兵急渡爭破諸柵遂擒從斬之乘勝攻溍河軍葛
從周敗走光化三年春從行密攻彭門移師侵宋梁祖
屯睢陽以禦瑾會天大雨與瑾交綏而退天復三年授
瑾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平章事
天祐十三年淮南小校馬謙李球乘酒習眾扶渭登樓
發武庫兵為亂陳于門橋北外眾屢却會瑾自浙西至
惟一呼亂兵皆潰去遂擒謙是冬與行軍副使徐知訓率
兵攻潁州梁人援至而解渭將開國知訓患瑾位加於
已請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使先是瑾因朔望

令女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淫縱強欲私之瑾心已不
平復有是行會知訓夜張祖筵瑾中宵先起詰旦度知
訓酒方困復畱刺以去既盱知訓果來謝瑾因延入室
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之踣於地左右自外
突入殺之初瑾先繫二惡馬于廡下及將圖知訓密令
釋其羈繼馬果蹄齒外人莫得聞變因斬首以出知訓
從人數百瑾扼臂叱之俱辟易散去復乘知訓馬馳入
府中訴於渭云今日為大王除患渭曰此事吾不敢知
因命瑾疾去瑾忿以知訓首擊柱詬渭曰儒夫安足與
成事攜劍復出望府門已闔因踰垣折足大呼曰吾為
萬人除患今以一身當之耳
遂自刎夷其族時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為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

年無棣人洪霸郎為盜齊棣閭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

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畱後都統王

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尚幼其棣

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為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棗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為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遠還不為備師範伏兵於道路語其僕劉鄩曰洪來為我斬之用爾為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棗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

五代史王師範青州人父敬武初為平盧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棗人洪霸郎合羣盜於齊棗間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討平之及巢賊犯長安諸藩擅易主帥敬武乃逐師儒自為

留後王鐸承制授以節鉞後以出師勤王功加大尉平章事龍紀中敬武卒師範年幼三軍推之為帥棗州刺史張蟾叛于師範不受節度朝廷乃以崔安潛為平盧帥師範拒命張蟾迎安潛至郡同討師範遣將盧宏將兵攻蟾宏復叛與蟾通謀偽旋軍將襲青州師範知之遣重賂迎宏謂之曰吾以先人之故為軍府所推年方尚幼未能幹事如公以先人之故令不乏祀公之仁也如以為難與成事乞保首領以守先人之墳墓亦唯命宏以師範年幼必無能為不為之備師範伏兵要路迎而享之預謂紀綱劉鄩曰翌日盧宏至爾即斬之酬爾以軍校鄒如言斬宏于坐上及同亂者數人因戒厲士眾大行頒賞與之誓約自率之以攻棗州擒張蟾斬之安潛遁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為政有威愛

子金華還長安師範性甚孝友而執法不渝其舅柴某酒醉毆殺美人張氏為其父詣州訴冤師範以舅氏之故不以部民目之呼之為父冀其可厚賂和解勉諭重疊其父確然曰骨月至冤唯在相公裁斷爾曰若必如是即國法予安敢亂之柴竟伏法其母恚之然亦不敢少責至今青州猶印賣公判焉

又王師範鎮青州以其祖父版籍舊

地凡本縣令新到必備儀注躬往投刺縣令畏懼出迎
 不許之師範令二三客將挾縣令坐于廳上命執事通
 曰百姓節度使王某參拜於庭中而出縣令惶恐步隨
 至府謝罪加遜而遣之從事多諫其非宜請不行師範
 曰以某之見則不然將所以荷國恩而敬念先世示子
 孫不忘于本故爾師範器宇英儁短于寬恕殺戮過差
 人知其必敗或曰能用禮以正身仗大順而舉事反結
 仇讐禍不旋踵其故何哉金華子曰昔劉越石非不欲
 立殊勲于世而十萬之眾曾不假息誠統之非才亦時
 運不可干也時梁氏方熾謂九鼎在已之掌握天王窮
 迫痛宰輔誅戮于道路師範適當依附于勤王誠宜鼓
 扇恩信完結民力寬而有眾才可合順而專任威刑輕
 視民命以一州之地敵千鼎之壕縱殺戮
 之心救崩潰之勢抱薪撲燎其可得乎

梁太祖圍昭
 宗于鳳翔宦官韓全海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
 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
 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

乞兵于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兗鄆師範乃遣劉鄩與
 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為輿
 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
 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
 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
 鄩遂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軍皆起兵攻梁其後梁
 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友寧戰死復遣楊
 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追之師厚陽為怯不敢
 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于鳳翔今糧且絕當
 還軍師範以為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

師魯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
 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
 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
 陽節度使五代史師範雅好儒術少負縱橫之學故安民禁暴各有方畧當時藩翰咸稱之及太祖
 平兗鄆遣朱友恭攻之師範乞盟遂與通好天復元年
 冬李茂貞劫遷車駕幸鳳翔韓全誨矯詔加罪於太祖
 令方鎮出師赴難詔至青州師範承詔泣下曰吾輩為
 天子藩籬君父有難畧無奮力者皆強兵自衛縱賊如
 此使上失守宗祧危而不持是誰之過吾今日成敗以
 之乃發使通楊行密遣將劉鄩襲兗州別將襲齊時太
 祖方圍鳳翔師範遣將張居厚部輿夫二百言有獻於
 太祖至華州城東華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乃
 兵仗也居厚等因呼殺敬思聚眾攻西城時崔允在華
 州遣部下閉關距之遂遁去是日劉鄩下兗州河南數
 十郡同日發太祖怒遣朱友寧率軍討之既而友寧為
 青軍所敗臨陣被擒傳首於淮南天復三年七月太祖

復令楊師厚進攻屯于臨胸師厚累敗青軍遂進寨於
 城下師範懼乃令副使李嗣業詣師厚乞降太祖許之
 歲餘遣李振權典青州事因令師範舉家徙汴師範將
 至縞素乘驢請罪於太祖太祖以禮待之尋表為河陽
 節度使會韓建移鎮青州太祖帳餞於郊師範預焉太
 祖謂建曰公頃在華陰政事之暇省覽經籍此亦士君
 子之大務今之青土政簡務暇可復脩華陰之故事建
 撫謙而已太祖又曰公讀書必精意勿錯用心太祖以
 師範好儒前以青州太祖即位召為右金吾衛上將軍
 叛故以此言譏之
 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
 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為國諸子人
 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奈何讎人猶在朝廷太祖
 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
 者至先掘阬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諸宗族

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況有罪乎然懼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院所聞者

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五代史及太祖卽位徵爲金吾上將軍開

平初太祖封諸子爲王友寧妻號訴於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人人皆得崇封妾夫早遇艱難粗立勞効不幸

師範反逆太祖橫屍疆場宛仇尙在朝廷受陛下恩澤

於洛陽先掘阮於外第側乃告之其弟師誨兄師悅及

兒姪二百口咸盡戮焉時使者宣詔訖師範盛啟宴席

令昆仲子姪列座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能免況有罪乎然予懼阮屍於下少長失序恐有愧於先人行酒之

次合少長依次於阮所受戮人士痛之後唐同光三年三月詔贈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爲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成去爲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

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爲盜五代

史李罕之陳州項城人父文世田家罕之拳勇趨捷力兼數人少學爲儒不成又落髮爲僧以其無賴所至不

容會乞食於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乃擲鉢于地毀棄僧衣亡命爲盜北夢瑣言李罕之河陽人也少

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會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者擲鉢于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爲卒罕之

卽僧號更以爲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血流爽等署爲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

摩雲山設堡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由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於

汴州亦荆南是時黃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成汭之流也

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

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能守還走項城收其餘衆依

諸葛爽于河陽爽以罕之爲懷州刺史巢已敗走爽降

唐僖宗拜爽東南面詔討使以攻宗權爽表罕之副使
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畱守秦宗權遣孫儒
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澠池儒燒宮闕剽掠而去罕之
壁澠池歲餘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
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兇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返擊
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
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為經所敗退保懷
州已而孫儒陷河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
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梁五代史會黃巢起曹濮罕
之因合徒作剽漸至魁首
及賊巢渡江罕之因以兵將背賊歸于唐高駢錄其功
表為光州刺史歲餘為蔡賊秦宗權寇追不能守乃棄

郡歸項城收合餘眾依河陽諸葛爽署為懷州刺史
光啟初僖宗以爽為東南面招討以擊宗權爽乃表罕
之為副令將兵屯宋州蔡寇兇熾日熾兵鋒不敵中和
四年爽表罕之為河南尹東都畱守是歲李克用脫上
源之難歛軍西歸路由洛陽罕之迎謁供帳館待甚優
因與克用厚相結託時罕之有眾三千以聖善寺為府
光啟元年蔡賊秦宗權遣將孫儒來攻罕之對壘數月
以兵少備竭委城而遁西保于澠池蔡賊據京城月餘
焚燒宮闕剽掠居民賊既退去鞠為灰燼寂無雞犬之
音罕之復引其眾築壘于市西明年冬諸葛爽死其將
劉經推爽子仲方為帥經懼罕之難制自引兵鎮洛陽
罕之部曲有李璿郭璆者情不相叶欲相圖害罕之怒
誅璆軍情由是不睦劉經因其有間掩擊罕之於澠池
軍亂保乾壕經急攻之為罕之所敗罕之乘勝追至洛
陽時經保敬愛寺罕之飛龍廢罕之激勵其眾
攻敬愛寺數日因風縱火盡燔之經眾奔竄追斬殆盡
罕之進逼河陽營於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諸葛仲方
遣將張言率帥拒于河上時仲方年幼政在劉經諸將
心多不附張言密與罕之脩好經知其謀言懼引眾渡
河歸罕之因合其勢攻河陽為經所敗罕之與言退保

懷州冬蔡將孫儒陷河陽仲方汎輕舟來奔孫儒遂自稱節度使俄而蔡賊爲我軍所敗孫儒棄河陽歸蔡罕之與言收合餘衆求援于太原李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率騎助之遂收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同平章事又表言爲河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爲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植務爲積聚罕之用兵言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軍吏笞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言求救于梁罕之敗于沈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帳中罕之畱其子頎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

五代史記卷四十三 蔡儒

鈔懷孟間啖人爲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

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

罕之爲扞敵五代史罕之既與言患難交契刻臂爲盟永同休戚如張耳陳餘之義也罕之雖有

膽決雄猜翻覆而撫民御衆無方畧率多苛暴性復貪

冒不得土心既得河陽出兵攻晉絳時大亂之後野無

耕稼罕之部下以俘剽爲資啖人作食絳州刺史王友

遇以城降罕之乃進攻晉州河中王重盈遣使求援於

太祖時張言治軍有法善積聚勤於播植軍儲不乏言

輸粟於罕之以給其軍罕之求索無限言頗苦之力不

能應罕之則錄河南府吏笞責之東諸侯脩貢行在多

爲罕之邀畱王重盈苦其侵削密結張言請圖之文德

元年春會罕之盡出其衆攻平陽言夜出師掩攻河陽

罕之無備單步僅免舉族爲言所俘罕之奔于太原李

克用表爲澤州刺史仍領河陽節度使三月克用遣其

將李存孝率師三萬助之來攻懷孟城中食盡備禦皆

竭張言遣其孥入質且求救於太祖太祖遣葛從周牛

存節赴之逆戰於流河店會晉將安休休以一軍奔于

五代史記卷四十三 蔡儒

蔡存孝引軍而退罕之保於澤州自是罕之日以兵寇鈔懷孟晉絳數百里內郡邑無長吏間里無居民河內百姓相結屯寨或出樵汲即為俘馘雖奇峯絕磴梯危架險亦為罕之部眾攻取先是蒲絳之間有山曰摩雲邑人立柵於上以避寇亂罕之以百餘人攻下之軍中因號罕之為李摩雲自是數州之民屠啖殆盡荆棘蔽野烟火斷絕凡十餘年唐大詔令集討李罕之勅朕聞君天下者先賞而後罰立教化者貴德而賤刑其或道之以爵而不勸是稟匪人之性豈俊不救之謀雖軍旅屢興有慙區宇而干戈勿用何去頑嚚邢磁洛等州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邢州刺史上柱國隴西郡王食邑三千戶李罕之間閻下品窟穴微生憑厲氣以感時依兇徒而干紀剽劫郡縣擄害蒸黎水絕安流陸無砥道先皇帝捨于斧鑕委以招脩惟聞屠伯之寧有俘人之稱而又擅離河內竊據東郊谿壑貪心涸伊瀍而不潤烏鳶利嘴啗以成空旋逃原野之誅還聚萑蒲之眾時以上京初復羣情未安宥十死之正刑委三城之重地仍加相印俾耀兵權冀懷再造之恩永戢無厭之暴而乃復招逋逸輒畱貢輸始則結王友遇而

寇攘終則投李克用而侵軼且山北以邢洺為要害爾則引戎馬以屠攻洛京以懷孟為咽喉爾則肆爪牙而搏噬謂其當路終可欺天不知祖宗垂休祐予纘繼中外陳懇成我蕩平專攻之令纔行同德之捷已獻度其鼎釜無一安存降以絲綸用彰攻伐其李罕之在身官爵並宜削奪注毀委招討使宰臣張濬駱全雍悉加存恤嗚呼禍福無門唯人自召爾為將相而不能全身爾授旌旗而翻行起亂罪在冊府朕安敢私凡百同盟共懲始禍布告中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外咸使聞之宗以克用為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為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為也若吾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幸也寓為言之克用克用不對佗日諸鎮擇守將

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快快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
 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光
 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啟晉王曰
 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
 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漑伊鐔等遣子頎送于
 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為河陽節度
 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五代史乾寧二年李克
用出師以拒邠鳳營于
 渭北天子以克用為邠州行營四面都統克用乃表罕
 之為副及誅王行瑜罕之以功授檢校太尉食邑千戶
 仍為新唐書克用討王檢校太尉兼侍中副都統檢校
 陽失守來依巨廕歲月滋久功多私謂晉將蓋寓曰余自河
 師旅所謂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望吾王仁愍太傅哀憐

與一小鎮休兵養疾一二年間即歸老菟裘幸也寓為
 言之克用不對每藩鎮缺帥議所不及罕之私心鬱鬱
 蓋寓懼其佗圖亟為論之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
 吾有罕之亦如董卓之有呂布雄則雄矣鷹鳥之性飽
 則颺去實懼覆毒余也光化元年十二月晉之潞師薛
 志勤卒罕之乘其喪自澤州率眾徑入潞州自稱畱後
 以狀聞於克用曰聞志勤之喪新帥未至慮為佗盜所
 窺不俟命已屯于潞矣克用怒遣將李嗣昭討之罕之
 執其守將馬漑伊鐔何薦友沁州刺史傅瑤等遣其子
 顯拘送于太祖以求援焉會罕之暴病不能視事明年
 六月病篤太祖令丁會代之移罕之為河陽節度使行
 至懷州卒于傳舍時年五十八其子顯以舟載柩歸葬
 河陰縣開平二年 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
 澤州罕之畱子頎與莊宗遊甚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
 晉王怒欲殺頎莊宗與之駿馬使奔于梁梁太祖得頎
 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頎當太祖時嘗

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頡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

史事唐歷衛衍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

中卒年七十贈太師五代史李頡陳州項人也即河陽

書有傳唐光啟中罕之與河南張全義為仇交相攻擊

罕之兵敗北投太原武皇以澤州處之罕之將赴任雷

頡為質焉時莊宗未弱冠因與頡遊處甚相昵狎光啟

初罕之自澤州襲據潞州送欵於梁武皇以頡父叛將

殺之莊宗密與駿騎使逃出境頡遂奔河南梁祖以其

父子歸已委遇甚厚天福中梁祖自鳳翔送唐昭宗歸

長安雷軍萬人命姪友倫與頡總之以宿衛為名及梁

祖逼禪累掌禁兵倚為肘腋庶人友珪立授頡檢校尚

書右僕射右羽林統軍末帝之誅友珪頡預其謀尊

歷隨州刺史復為右羽林統軍同光初莊宗人泚召頡

見之莊宗忻然授衛州刺史加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明

宗朝授衍州刺史長與中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高祖

即位之二年加特進檢校太尉右領軍衛上將軍三年

進封開國伯五年遷左領軍衛上將軍等以病卒年七

十制贈太師頡性溫雅不暴虐凡刺郡統眾頗有畏愛

及卒人甚惜之子彥弼在太原日因頡走歸梁朝武皇

怒下蠶室加熏腐之刑後籍於內侍省卒焉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為軍卒以勇力選為隊將唐

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

兵出天井關為先鋒潯為其將劉廣所逐廣為亂軍所

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為昭義軍

節度使五代史孟方立中和二年為澤州天井關戍將

高湜相繼為昭義節度使於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

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

稱雷後以邢為府以審海知潞州通鑑考異實錄澤

潞牙將劉廣據潞州叛天井關戍將孟方立帥戍卒攻

廣殺之自稱雷後仍移軍額於邢州初高潯援京師廣

五代史言行錄卷四十二

雜傳

七

酷三軍畏之方立乘虛襲殺焉又曰貶昭義節度使高
濬為端州刺史中和三年實錄又曰初孟方立殺高濬
自立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曰中和二年為澤州天井
關戍將云云新紀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濬及黃巢戰
於石橋敗績牙將成麟殺濬入于潞州九月已巳昭義
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雷後方立傳惟以成麟為
成鄰餘如新紀按乾符二年實錄十月昭義軍亂逐節
度使高濬貶象州司戶柳玘傳云貶高要尉三年十
一月詔魏博韓簡云劉廣逐帥擅權云云是廣逐湜擅
據潞州也薛史孟方立傳亦云沈詢高湜怠于軍政致
有歸秦劉廣之亂是廣亂在前也舊紀九月高濬牙將
劉廣擅還潞州是月濬天并關戍將孟方立攻廣殺之
自稱雷後貶濬端州刺史此蓋舊紀誤實錄因之薛史
方立傳曰見潞帥交代之際帥兵入潞州不言何帥交
代若不逐帥何能據州事實錄此云殺廣明年又云殺濬
誤以高湜事為高濬事實錄此云殺廣明年又云殺濬
自相違新紀傳皆云成麟殺濬方立斬昭義所節制澤
成麟月日事實頗詳必有所出皆從之

潞邢洺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

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常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

軍于邢州北夢瑣言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邢州平鄉

帥高濬攻諸葛爽於河陽方立出天井關為前鋒時濬

為大將劉廣所逐廣忌方立雷戍於關後廣為潞人所

殺三軍乃以方立為帥因有首邱之思遂移軍於邢州

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墳墓於鄉里詣縣令理所陳

桑梓之敬有識者賞焉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

姪遷嗣為潞帥降太原

潞二州歸于晉晉遣將李克脩為澤潞節度使通鑑考

克用表李克脩為節度使於是分昭義軍五州為二鎮
薛居正五代史孟方立傳曰潞人陰乞師於武皇中和
三年十月武皇遣李克脩將兵赴之方立拒戰大敗之
由是連收澤潞二郡乃以克脩為節度使按薛史張全
義傳諸葛爽表全義為澤州刺史爽卒李罕之方立以
據澤州蓋克脩止得潞州澤為河陽所取也

邢洺磁三州自為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

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究鄆不能救

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

通鑑考異太祖紀年錄邢人出

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救於鎮州王鎔出兵三萬赴援我軍乃退

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

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

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

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為晉將安金俊所

得金俊厚遇之間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

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

敗也金俊以為然軍于滏水之西方方立果帥兵來救為

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

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

飲醜而卒

通鑑考異實錄克用以弟克脩守潞遣澤州刺史安金俊討方立方立因結諸鎮救援其

將奚忠信攻遼州克用復遣李罕之等急攻方立將馬

并師圍磁州方立與奚忠信帥兵大戰軍敗陷磁州而

方立單騎還邢州忠信死焉方立愧之乃自圖死三軍

遺克用書而退唐年補錄方立有謀將石元佐為金俊

所獲金俊問之元佐請攻磁州破奚忠信金俊乃殺之

方立與忠信引兵入磁金俊與之戰大敗忠信死方立

單騎入邢州愧見父老遂自裁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

六月李存孝下洛磁兩郡方立遣馬溉袁奉韜盡率其

衆逆戰于琉璃陂存孝擊之盡殪生獲馬溉奉韜初方

援兵不出按李罕之攻下磁州進攻洛州乃擒馬溉實錄云溉為罕之謀取磁州蓋誤以石元佐為溉也又奚忠信去年已為李克脩所擒乃云與方立卒三軍推其弟洛誤也舊紀六月邢洛節度使孟方立卒其弟遷自稱雷後州刺史遷為雷後李克用出軍攻之新紀六月李克用寇邢州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卒其弟遷自稱雷後按唐年補錄載王鎔奏得邢洛大將等狀以孟方立奄辭昭代三軍百姓同以親弟攝洛州刺史遷權知兵馬雷後事及新紀實錄薛史方立傳皆云立其弟遷唯太祖紀年錄及薛史武皇紀云立其姪遷恐誤今從諸書

軍中以其弟洛州刺史遷為雷後求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為汾州刺史後以為澤潞節度使

通鑑考異實錄中和

四年五月以義成行軍司馬鄭昌圖為中書舍人三月邢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中書舍人鄭昌圖權為昭義雷後按成麟前以為孟方立所殺況不在邢州邢州乃方立所治也又於時潞州已為李克修所據昌圖安得

更往彼為雷後又其年五月以右僕射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軍節度使徽上表懇述非便乃復以本官充大明宮雷守舊王徽傳初潞州軍亂殺成麟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二州別為一鎮上黨支郡惟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澤潞邢洛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鄭昌圖主雷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釁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熾于既焚計奈何于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為諸道相庸供軍等使新孟方立傳曰方立攻成麟斬之擅裂邢洛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雷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雷事欲遂為帥僖宗自用舊相王徽領節度使時天子在西河關中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

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乃徙治龍岡會克
用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邢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
克用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為雷後按王鐸以三年
正月罷都統則昌圖知昭義雷後必在二年也昌圖在
潞不三月引去今徽以潞讓昌圖則徽除昭義必不在
四年五月實錄年月皆誤也方立若以自稱昭義雷後
遷軍額於邢州則不止割據三州若欲別為一鎮則應
別立軍名必不與潞州並稱昭義若但以潞為支郡當
自除刺史不以書與王鐸更求儒臣就使求之鐸亦當
以昌圖為潞州刺史不云知昭義軍事又不得以潞州
為支郡也蓋方立既殺成麟以邢州鄉里欲徙鎮之故
身往邢州而潞人不從故請全勗為雷後方立以眾情
未洽未敢自立故囚全勗外示恭順託以中人不可為
帥而請于王鐸乞除儒臣其意以儒臣易制欲外奉為
帥而自專軍府之政漸謀代之也既而昌圖至潞欲行
南尚可號令耳故王徽表云昌圖主雷累月已結深根
言在澤潞已久人心稍附已所不如也又云方立專據
三州轉成積勳謂昌圖欲行帥權而方立不率將職互
相窺覷故積勳也又云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

邢將益疑謂今邢潞已成夔際已至彼欲加惠于邢則
潞人怨其寵賊加惠于潞則邢將疑其圖已也又云須
觀勝負乃決安危謂昌圖能勝方立則昭義軍乃安也
昌圖在潞終不自安故以軍府授方立而方立然後
自稱雷後徙治龍岡在殷銳為刺史下此其證也于是潞
人怨而召沙陀當徽除節制之時克用猶未敢爭澤潞
也吳全勗疑是方立初入潞府時監軍故王鐸使知雷
後方立既囚之疑其遂斥去邢審誨恐是鄭昌圖時監
軍太祖紀年錄云方立虜審誨自稱雷後薛居正五代
史方立傳云方立以邢為府以審誨知潞州事互說不
同且既虜審誨必不以知潞州方立表殷銳為刺史而
審誨猶依舊必是後來監軍方立以其未嘗異已故不
疑之若嘗被囚虜必不復雷此之不實昭然可知疑唐
末昭義數逐帥劉廣成麟作亂被殺人皆知之記事者
不詳考正或以先者為後後者為先差互不同故諸書
多抵牾不合耳又薛史安崇阮傳云安文佑初為潞州
牙門將光啟中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僖宗
詔文佑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
方立據邢洛攻上黨朝廷以文佑本潞人也授昭義節

度使令討方自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于陣按諸書皆無文祐為節度使事況光啟中澤潞已為李克修所據文祐來當與克修戰不得與方立戰也其事恐虛今不取

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琛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為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遷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大功

于唐拜河中節度使北夢瑣言河中節度王重榮始為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偽畏

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狗今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

又日加箕歛眾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過也遽命斬其偽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

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滈間路至河中代都為帥重榮迎之滈前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疊及至翌日

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

言之滈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眾皆不對重榮乃自屏肅佩劍歷階而上謂滈曰為惡者非我而誰召滈

之僕吏控馬及階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滈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正授節制封

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為部將重榮無子以其兄重

常行儒殺之時號鐵條以其剛也重榮無子以其兄重

簡子珂為後重榮卒弟重盈立司空表聖文集太尉瑯琊王公河中生祠碑臣

伏念天人之慶靜則統和於天化動則保定於中興莫不肇擁元符已濟昭登之德旁徵幽契亦申叶佐之能

內佐彌綸外宣風績克延休命共贊昌期雖復地輔登皇星樞誕聖八極柱斷鼇之表百靈趨駕象之塵信謂

元方猶勤又至若錫戈祚土賜履專征止圖九合之威亦賴五臣之佐況頃者運屬履危時當戡難寓縣尚搖

於決北蛄蚊蚊方駭於沸騰欲拯橫流是資傑出漢廷劍履名臣之禮秩皆優烟閣丹青上將之風稜如在我國

家之御厯也厚恢周德寬富殷人蕩千古而獨駕雄圖奄八荒而同開壽域庀材構厦常扶不拔之基獷俗傾風盡仰昇平之化皇帝明融睿作剛體乾行深研不測之機廣被無私之照常經多難時亦濯征掃氛診於靈

旗碎餅壘於天府文思綿俗廓貞觀之英圖神武定基
 符開元之大略克諧注意本在知臣叶風力以神謨賀
 昆彭而騁績克綏中外保奉宗祧大順二年三月日首
 議陟明累宣恩詔以命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加檢校太
 傅兼中書令河汾蓄寶闕資祥代濟賢豪業傳詩禮
 自標奇瑋難藏豹蔚之資本俟遭逢果振螭蟠之舉式
 膺妙簡允著宏規不有褒崇孰明獎勸且自古英達致
 用風範相殊政則以理為先化則以人為本雖或議參
 草昧名列循良集東觀之羣儒皆合贊象推南山之汗
 簡盡使書勲尚有間然孰當全美道之必合聖亦罕言
 大易所謂窮神不行而速哲人所以垂訓不令而從蓋
 率以身先用在如響應公幼推至性動必有方色養不違
 友于兼備在閨庭而推謹處鄉里而無尤衛公靖幼實
 師儒寧妨勇烈英公勸貴能事長果保忠良是乃化已
 行於人子也且移孝資忠自家移國信風行而草偃若
 傳命於置郵故亂離以前委寄即重效彰理劇誠著攘
 夷課實最於西河榮遂臨於分陝車未及境寇已陷城
 僵仆如邱烟埃翳日公乃倡大順振義聲招輯逋逃撫
 循瘡痍誅榛蕪梗漸闢樂郊撲魅驅狸潛消沴氣檄馳
 東夏旅振西師四海搖心盡攝鯨吞之勢重關失險獨

當逐突之衝壯我金湯部其牙角實挫滔天之暴非徒
 捍境之勤大寇既逃鄰封共慶遽求罷任本切歸寧堅
 避成功益彰傑操是乃化已行於人臣也且恤刑育物
 往哲至論於兵法之中亦叶道家之理雖戰同九地或
 於危地爭先術用八門乃以生門為上勿輕士卒方率
 衆心盛衰之由寬猛可驗雄名震敵忌唯在於殺降隆
 德傳家慶本延於慎獄公明為照意在勝殘深防巧詆
 之文每用惟疑之典或有狂妄自掛網羅罪皆止於一
 身恩必加於百口神明洞感福祐宜鍾是乃化已行於
 宰治也夫約己裕人招懷必信推誠體順嫌釁自消公
 實寬宏且無猜沮每示坦夷之道不行讒佞之言延納
 羈孤優容僚吏位雖益重謙則惟光泛愛皆周非賢不
 見賓筵備禮耆英盡綴於詞林將畧求材劍戟自森於
 武庫況當衝要時犒師徒使車旁午於軍中將迎益至
 羽戟交馳于境上談笑忘疲志切匡扶義唯尊戴每承
 詔命若觀天顏亦常因拜飛章大集戎旅誓堅金石同
 報寵光保九重高枕之無憂絕五夜甘泉之有警內則
 頌宣朝旨外則鎮撫人心竟用綏和到今繫賴是乃化
 已行於藩閫也且將圖豐逸必正本源侈與驕期莫能
 勝弊俗惟德固乃可移風苟曰聚人必先濟物公幼負

四方之志家無一擲之資意氣所傾英豪共感今則欲
 均公用不樹私恩動有常規賞無濫費上勤時貢下贍
 軍需月未及於授衣士已欣於挾纊農商競勸役不奪
 時關市薄征滯貨利物每推於近濫惠豈計於傷廉靡
 尚虛名多仍舊制雖風亭月觀不增遊玩之華而城雉
 軍營足壯藩方之氣均能勸勇儉足養廉誠滿持全居
 豐處約是乃化已行於閭里也率是五者施於一方薰
 為和氣累致嘉祥故得疵癘不生豐登相繼自竄渡河
 之獸如驅避境之蝗禮讓俱興與人無恥格征徭漸省俗
 賴懽康貨殖殷阜井閭填咽街無促步巷有安歌壯千
 乘之威稜冠三河之富盛關防且啟雖候鳴雞徒侶宵
 行罕聞吠犬此蓋罔存小察唯總大綱用宏寬簡之規
 克贊雍熙之運景福元年正月日自上將佐下逮緇黃
 五郡聯屬四封耆艾共欣宏庇請建生祠牢讓累陳至
 誠難沮五月日都押衙錄事參軍又讓軍使特進思猷
 請奏別立碑紀上亦俯從人願有命微臣伏以祀典闕
 文朝恩特允雖或徵於近史亦宜本於衆情丞相仁傑
 之撫疲羸僕射元振之安夷夏皆雷盛蹟孰繼美談豈
 不若峻峙在前人皆仰望洪流非遠日可窺臨所以別
 創祠堂嚴陳象設者蓋皆蒙美利並荷豐功願伸報德

之誠別置標度之所且公岳衡右族著藉本州顯沂水
 之華宗煥晉陽之貴胄盤聯日下暉映關東前脩則家
 牒流芳後嗣則卿材森列公先君勲華早振政績頻彰
 已結知於鄉閭仍種恩於部伍永言積慶實異他門况
 元昆頃鎮河潼遠推表則仲弟鎮臨此地惠愛斯人季
 弟植性謙沖宣勞宿衛次子今陝州相國能傳善教大
 濟仁聲長子瓘故菑平陽季子瑤今為慈牧並遵誥誠
 皆稟廉明諸子等庭列鐘彝竒傳組綬靡忘承家之訓
 方滋視履之祥而公又領蒲之初也深自竄伏過於推
 奉越人燠穴蓋虐用賢晉國乞盟始聞定難旣抗言而
 誓衆方攬涕而登車里巷相懼風雲動色宸衷夙注寵
 詔遽臨致闔境之永洽固本朝之是衛况家豐光烈治
 陟殊尤流寓安得不歸士庶安得不感且自漢儀重整
 周室甫寧三畿則橫被隩區九鼎則深盤王氣山河日
 壯日月猶新心膂連營蓄雷霆於碧落股肱重鎮寄柱
 石於東門允副分憂合膺異渥宜其恢宏棟宇瞻奉威
 容上顯聖慈下諧人欲極當時之盛美標曠古之殊榮
 美矣哉臣跡本寓居心非昧利久懷贊激竊聽謳謠奉
 眷獎於絲綸素慙鴻筆圖嘉庸於簡冊先琢貞珉方備
 編脩敢辭紀述銘曰貞符奉我誕命惟唐跨轡三古牢

籠萬方雲蒸日煦黃輦琛航基仁德厚祚德遇昌數有此移時嬰否隔海嶽搖蕩人祇憤激軒俟垂衣舜勤舞戚皆安寵利誰恤社稷殷憂將變興運有開涵濡動植揮斥雲雷地岌重正天旋更恢疇庸乃眷共致康哉寶鼎傳銘雄圖作固儀刑九牧光昭百度威濟家聲功寧國步蒲人熙熙是禱是祠孰歌且舞童頂麗眉何以祝之祝公之福險夷不逾保此寵祿何以祝之祝公之壽左山右河惟公克守何以祝之祝公燕喜公樂之人如酒斯旨何以祝之祝公之安公安可久附衆惟寬公之報國人亦報公提嬰撫稚必敬必忠人之報公神亦報之拂災禦暴不流不移通衢共仰堂構之崇峩冠傑表煦物溫容蔚然喜氣靡若和風樹之可愛蒲之是賴帝慈允屬天鑿不昧條

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

重盈子陝州節度使琪

五代史琪少有俊氣才兼文武性甚驕虐屬世多故遂代伯父

重霸爲陝州節度使爲政苛暴且多猜忌殘忍好殺不以生命爲意內至妻孥宗屬外則賓幕將吏一言不合則五毒將施鞭笞刻斲無日無之奢縱聚斂民不堪命由是左右惕懼憂在不測唐光化二年夏六月爲部將

李璠所殺璠自稱雷後因是陝州不復爲王氏所有

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琪瑤

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

珂亦求援于晉晉人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琪瑤

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爲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

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

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璣等而去琪瑤連兵攻珂

河中珂求援于晉晉兵西討三鎮行下絳州斬瑤而過

至于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爲河中節度使晉以

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琪陝州

五代史王珂河中人祖縱鹽州

刺史父重榮河東節度使破黃巢有大功封瑯琊郡王珂本重榮兄重簡之子出繼重榮唐僖宗光啟三年重

榮為部將常行儒所害推重榮弟重盈為蒲帥以珂為
行軍司馬及重盈卒軍府推珂為留後時重盈子琪為
陝州節度使瑤為絳州刺史由是爭為蒲帥瑤琪連上
章論列又與太祖書云珂非吾兄弟蓋余家之蒼頭也
小字忠兒安得繼嗣珂亦上章云叻父有興復之功又
遣使求救於太原李克用為保薦於朝昭宗可之既而
琪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為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
詔諭之日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
乾寧二年五月三鎮率兵入觀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
琪瑤又連兵以攻河中克用聞之出師以討三鎮瑤琪
兵退晉師拔絳州擒瑤斬之及克用駐軍于渭北昭宗
以珂為河中節度使正授旄鉞克用因以女妻珂珂至
太原謝婚成禮克用令李嗣琪為人慘刻王祝瑣言唐
昭將兵助珂攻琪於陝州焉琪為人慘刻王祝瑣言唐
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所尚垂訓子孫嫌人柔弱又素
有物力殖利極豐黃寇前嘗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旋江
湖甚有時望急詔徵回歸裝極厚水陸分載行至甘棠
王琪帥于是邦不式王命兇暴眾聞以夕拜將來必居
廊廟延奉勤至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琪乃於內廳
盛張宴席備列珍翫簾下妓樂齊列其內子亦映簾共

琪立乃斂容向夕拜曰某雖武夫叨忝旄鉞今日多幸
獲遇軒蓋經過不棄末宗願居子姪之列即榮幸也夕
拜不允堅抗再三琪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
淹留俄而罷宴處分兩轄速請王給事離館暗授意旨
並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黃河獲其囊三四百籠以舟
行沒溺聞奏朝廷多故舍而不問夕拜有一子此際行
至襄州無故投井而卒雖陝帥狂暴亦未喻天意也葆
光子曰剛有立事時有用舍以柔濟剛不爽權變當衰
亂之世須適時之宜王公儻受其致敬庸何傷哉但郤
其略即善也履尾滅族悲夫夢溪筆談王琪據陝州
集天下良工畫壽聖寺壁為一時妙絕畫工凡十八人
皆殺之同為一坎瘞於寺西廂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
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堵餘其間西廂迎佛舍利東院
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
次其餘人嘗斬人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
將李璠因琪戰敗殺琪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
移兵西而昭宗為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允陰召梁

五石言卷之三
雜傳
以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爲患乃顧張存敬侯言
以一大繩與之曰爲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含山
破晉絳二州遣何綱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
告急于晉晉以綱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
曰賊勢如此朝夕乞食于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
王報之曰梁兵爲阻衆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亾不若
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爲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
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諸公棄約以見攻其勢不
止於敝邑若敝邑朝亾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
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爲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

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登城諭守陴者皆不應牙將劉
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解衣自索而
入曰公苟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
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鷗張大事卽去不若遲
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爲歎狀以緩
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爲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卽依重
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爲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於
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
乃退舍使人馳詣太祖于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
哭于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

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亾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于路太祖握手嘘唏乃徙珂于汴太祖以珂晉壻也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五代史光化末太祖謂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之勢侮慢隣封爾為我持一繩以縛之天復元年春存敬兵下晉絳令何綱守晉州以扼太原援師二月大軍逼河中珂妻書告太原曰敵勢攻逼朝夕為俘囚乞食於大梁矣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前途既阻眾寡不敵救則與爾兩亾可與王郎歸朝廷珂復求援於李茂貞茂貞不荅珂勢窮蹙即登城謂存敬曰吾與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聽命存敬即日退舍三月太祖自洛陽至先哭於重榮之墓蒲人聞之感悅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亾國之禮相見黃泉其謂我何及珂出迎於路握手嘘唏聯轡而入乃以居敬守河

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為吏瓚事梁為諸衛大將軍泰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為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為開封尹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胸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過封邱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為其主耳復何罪邪因以

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贈太子太師

五代史王瓚故河中節度使重盈之

賓佐梁祖即位歷諸衛大將軍充華兩鎮節度使開封

尹貞明五年代賀瓚統軍駐於河上時李存審築壘於

德勝渡秋八月瓚率汴軍五萬自黎陽渡河將掩擊魏

州明宗出師拒之瓚至頓邱而旋於楊村夾河築壘架

浮航自滑饋運相繼瓚嚴於軍法合行禁止然機畧應

變則非所長十一月瓚率其眾觀兵於戚城明宗以前

鋒擊之獲其將李立十二月瓚率其眾觀兵於戚城明宗以前

河而下可掩而取之莊宗遣徒兵五千設伏以待之使

騎軍循河南岸西上俘獲饋役數千瓚結陣河曲以待

王師既而兵合一戰敗之瓚眾走保南城瓚以小舟北

渡僅免是日獲馬千餘匹俘斬萬級王師乘勝徇地曹

濮梁王以瓚失律令戴思遠代還及王師襲汴時瓚為

開封府尹梁主聞王師將至自登建國門樓日夜垂泣

時持國寶謂瓚曰吾終保有此者繫卿耳令瓚閱市人

散徒登城為備洎明宗至封邱門瓚開門迎降翌日莊

宗御元德殿瓚與百官待罪及進幣馬詔釋之仍令收
梁主屍備樽積權厝於佛寺漆首函送於郊社居數日
段凝上疏奏梁朝掌事權者趙巖等並助成虐政結怨
於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以謝天下於是張漢傑張
融張漢倫張希逸趙穀朱珪等並族誅家財籍沒瓚聞
諸族當法憂悸失次每出則與妻子訣別郭崇韜遣人
慰譬之詔授宣武軍節度副使知府檢校太傅如故瓚
心憂疑成疾十二月卒贈太子太師瓚雖為治嚴肅而
慘酷有家世風自歷守藩鎮頗能除盜而明不能照下
及尹政京邑委政於愛壻牙將幸廷尉曲法納賄因緣
為奸初汴人駐軍於河上軍計不足瓚請率汴之富戶
出助軍錢賦取不均人靡控訴至有雉經者又有富室
致賂幸而免率者及明宗即位素知廷尉之奸乃勒歸
田里然瓚能優禮搢紳抑挫豪猾故當時士流皆稱仰
焉

趙犖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犖幼與羣兒戲道
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

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為人

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

軍都虞候五代史趙犇其先天水人代為忠武牙將曾

祖賓祖英奇父叔文皆歷故職犇幼有奇智

韶亂之時與隣里小兒戲於道左恒分布行列為部伍

戰陣之狀自為董帥指顧有節如夙習焉羣兒皆稟而

從之無敢亂其行者其父目而異之曰吾家千里駒也

必大吾門矣及赴鄉校誦讀之性出於同輩弱冠有壯

節好功名妙於弓劍氣義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

東都犇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

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犇

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犇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

犇語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

眾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

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珣為

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

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

勢甚盛乃悉其眾圍犇置春磨塞糜人之肉以為食陳

人大恐犇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

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

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僊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

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孽食將盡，乃乞兵于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孽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孽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為自託之計。以梁援已恩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孽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即以此陳州為忠武軍，拜孽節度使。孽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卒。

五代史唐會昌中壺關作亂隨父北征守天井關未幾從王師征蠻浹月

方克惟忠武將士轉戰溪洞之間，斬獲甚眾。本道錄其勳，陟為馬步都虞候。乾符中，王僊芝起於曹濮，大縱其徒，侵掠汝鄭。孽乃率步騎數千襲之，賊黨南奔。及黃巢陷長安，天子幸蜀。中原無主，人心騷動。於是陳州數百人相率告許州連帥，願得孽守陳州。刺史既視事，乃謂將吏曰：「於是天子下詔以孽守陳州，刺史既視事，乃謂將吏曰：賊巢之虐，徧於四方，苟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則必驅殘黨以東。下況與忠武人為仇，讐凌我土疆，勢必然也。乃遣增垣墉濬溝洫，實倉廩，積薪芻，凡四門之外，兩舍之內，民有資糧者，悉令輓入郡中。繕甲兵，利劍稍弓弩矢，石無不畢備。又招召勁勇，置之麾下。以仲弟昶為防遏都指揮使，以季弟翊為親從都知兵。馬使長子麓，次子霖，皆分領銳兵。黃巢在長安，果為王師四面扼束，食盡人飢，謀東奔。之計先遣驍將孟楷擁徒萬人直入項縣，孽引兵擊之。賊眾大潰，斬獲畧盡。生擒孟楷，中和三年朝廷聞其功，就加檢校兵部尚書。俄轉右僕射。不數月，加司空。進潁川縣伯。巢黨知孟楷為陳所擒，大驚憤。乃悉眾東來，先據澗水。後與蔡州秦宗權合勢，以攻宛邱。陳人懼焉。孽恐眾心攜離，乃於眾中揚言曰：「忠武素稱義勇，淮陽亦為勁兵，是宜戮力同心，捍禦羣寇，建功立。」

節去危就安諸君宜圖之況吾家食陳祿已久矣今賊
衆圍逼衆寡不均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又何懼也且死
於爲國不猶愈於生而爲賊之伍耶汝但觀吾之破賊
敢有異議者斬之由是衆心靡不踴躍無何開門與賊
接戰皆捷賊衆益怒巢於郡北三四里起八仙營如宮
闕之狀又脩百司廨署儲蓄山峙蔡人濟以甲冑軍無
所闕焉凡圍陳三百日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然人
心益固犇因合間道奉羽書乞師於太祖太祖素多犇
之勇果乃許之四年四月太祖引大軍與諸軍會於陳
之西北陳人望旗鼓出軍縱火急攻巢寨賊衆大潰重
圍遂解獻捷於行在五年八月除犇爲蔡州節度使於
時巢黨雖敗宗權益熾六七年間屠膾爲蔡州節度使於
郡唯陳去蔡百餘里兵少力微日與爭鋒終不能屈文
德元年蔡州平朝廷議勲以犇檢校司徒充泰寧軍節
度使又改授浙西節度使不離宛邱兼領二鎮龍紀元
年三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章事充忠武軍節度使
仍以陳州爲理所由是中原塵靜唐帝復歸長安陳許
流亾之民襁負歸業犇設法招撫人皆感之犇兄弟三
人時稱雍睦一日念仲弟昶同心王事共立軍功乃下
合盡以軍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後數月寢疾卒於

陳州官舍年六十六葬於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
宛邱縣之先域累贈太尉

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昶卒

五代史昶字大東犇仲弟也弱冠習兵機沈默大度神
形灑落臨事有通變之才及兄犇爲陳州刺史以昶爲
防禦都指揮使未幾巢將孟楷以歸不數月巢黨悉衆攻陳
與兄犇領兵擊破之擒孟楷以歸不數月巢黨悉衆攻陳
以報孟楷之殺又蔡寇合從圍醜百萬棲於陳郊陳人
大恐一夕昶因巡警假寐於圍闕恍惚間如有陰助昶
異而待之遲明開門決戰人斬首千餘級羣凶氣沮其後
兵前導是日擒賊將數人斬首千餘級羣凶氣沮其後
連日交戰無不應機俘斬未嘗小舛以至重圍數月士
心如一及賊敗圍解朝廷紀勲昶一門之中疊加爵秩
當時方鎮之內言忠勇者言守禦者言功勲者言政事
者皆以犇昶爲首焉及犇遙領泰寧軍節度以昶爲本
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俄而犇有疾遂以軍州盡付於昶
詔授兵馬雷後旋遷忠武軍節度使亦以陳州爲理所
時宗權未滅中原方受其毒陳蔡封疆相接昶每選精
銳深人蔡境蔡賊雖衆終不能抗以至宗權敗焉朝廷

賞勸加檢校司徒昶以大寇削平之後益畱心於政事
勸課農桑大布恩惠景福元年秋陳許將吏耆老錄其
功詣闕以聞天子嘉之命文臣撰德政碑植於通衢以
旌其功俄加同平章事昶自園解之後恒曰梁王之恩
不敢忘也是後太祖每有征伐昶訓練兵甲饋輓供億
無有不至乾寧二年寢疾薨於鎮年五十三追贈太尉
翊代立翊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
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
華徙翊為同州畱後入唐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
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人為之罷市五代史翊字有節
季弟也幼而剛
毅器宇深沉既冠好書籍及壯工騎射尤精三畧及
為陳州刺史以翊為親從都知兵馬使時巢黨東出商
鄧與蔡賊會眾至百餘萬掘長壕五百道攻陳陳人大
懼翊為二兄堅心誓眾激勵將校約以死節翊以祖先
松楸去郭數里慮為羣盜穿發乃夜縱心營之十遷柩
入城府庫舊有巨弩數百枝機牙皆缺工人咸謂不可

用翊即創意制度自調弦箏置之雉堞間矢激五百餘
步凡中人馬皆洞達胸膈羣賊畏之不敢逼近自仲秋
至於首夏軍食將竭士雖不飽而堅拒之志不移會太
祖率大軍解其圍翊兄弟泣感謝其後朝廷議功加
檢校右僕射遙領處州刺史擢昶為忠武軍節度使
翊遷為行軍司馬檢校司空昶薨翊知忠武軍畱後翊
公幹之才播於遠邇至於符籍虛實財穀耗登備閱其
根本民之利病無不洞知庶事簡廉公私俱濟太祖深
加慰焉尋加特進檢校司徒充忠武軍節度使陳州土
壤卑疎每歲壁壘推圯工役不暇翊遂營度力用俾以
甃周砌四墉自是無霖潦之虞光化二年加檢校太保
平章事明年檢校侍中進封天水郡公翊博通前古以
陳州本伏羲所都南頓乃光武舊地遂稽考古制崇飾
廟貌為四民祈福之所又詢鄧艾故址決翟王河以溉
稻梁大實倉廩民獲其利翊兄弟節制陳許繼擁旌鉞
共二十餘年陳人愛戴風化大行天復元年冬韓建為
忠武軍節度使乃徵翊知同州匡國軍節度畱後時太
祖統軍岐下翊輸輓調發旁午道途俄而昭宗還長安
詔徵入覲錫迎鑾功臣之號翊因堅辭藩鎮遂加檢校
太傅右金吾衛上將軍及畱從東遷歲餘以痼疾免官

遂歸淮陽未幾薨於私第年五十五詔贈侍中陳人爲之罷市子穀仕至左驍衛大將軍宣徽北院使唐莊宗入汴與從兄巖皆族誅 犖次子巖梁末帝時爲戶部尙書租庸使

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爲事而末帝爲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壻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亾初友珪弑太祖自立以末帝爲東都畱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爲末帝謀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尙公主聞唐駙馬杜棕位至將相自奉甚豐耻其不

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哀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

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宣和畫譜梁駙馬都尉趙鼎本名霖後改今名

喜丹青尤工人物格韻超絕非尋常畫工所及有漢書西域傳彈碁診脉等圖傳於世 故時魏州

牙兵驕數爲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

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

判官邵贊議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

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歸厚復爲陛

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

之寧知後人不爲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爲兩鎮則無北

顧之憂矣末帝以爲然乃分相澶衛爲昭德軍牙兵亂

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卽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爲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斂供軍若行郊禋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未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

兵億矣敬翔以爲然巖與漢傑皆以爲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彥章用段凝皆巖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爲登建國樓以問羣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未帝猶豫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巖用事時許州溫韜尤曲事巖巖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爲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巖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巖家屬乃族滅之五代史雖盡忠唐室保全陳州然默識太祖雄傑每降心託跡爲子孫之計故因解圍之後以愛子結親又請爲

太祖立生祠於陳州朝夕拜謁數年之間悉力委輸所徵調無不率先故能保其功名長子麓位至列卿次子霖改名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開平初授行尉卿駙馬都尉二年九月權知洛州軍州事俄轉天威軍使十二月授右羽林統軍改右衛上將軍充大內皇牆使三年七月出為宿州團練使旋移州刺史其後累歷近職連典禁軍預誅庶人友珪有功未帝即位用為租庸使守戶部尚書巖以勲戚自負賂公行天下之賄半入其門又以身尚公主聞唐駙馬都尉杜棕位極將相以服御飲饌自奉務極華侈巖耻其不及由是豐共飲膳嘉羞法饌動費萬錢巖斂網商其徒如市權勢熏灼人皆阿附及唐莊宗滅梁室巖踰垣而逸素與徐州温韜相善巖往依之既至韜斬巖首送京師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

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孽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孽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眾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燧燧不能禦行襲為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擾請畱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

乃畱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

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五代史馮行襲字正臣武當人

也歷職為本郡都校中和中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呂暉惶駭無策畧行襲伏

勇士於江南乘小舟逆喜謂喜曰郡人得良牧衆心歸矣但緣兵多民懼擄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之使

某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仗劍斬之其黨盡殪賊衆

在江北者悉奔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以功上言尋授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

貢獻行在者皆道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劫之

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五代史州西有長山當襄漢蜀路羣賊屯據以

邀劫貢奉行襲又被之洋州節度使葛佐奏辟為李茂行軍司馬請將兵鎮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

貞兼領山南遣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

宗乃以金州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五代史李茂貞遣養子繼臻守亮

據金州行襲攻下之因授金州防禦使時興元楊守亮將襲京師道出金商行襲逆擊大破之詔升金州為節

鎮以戎昭軍為額即以行襲為節度使文苑英華授金州刺史馮行襲檢校太子少保仍封長樂縣開國子

加食邑制勅漢制郡國有政者皆不易其居就增其秩欲使人安於教化且激勵精本自凋剋皆成富庶具官

馮行襲始用忠謀勇力披立功每推求敵之心必能禁暴為武思齊良將閭合善經而負山面江金石名部

燎于兵火毒我編氓爾則保之如家視之如子盡寬井賦恐奪農時耕無惰夫廩有豐食地產述脩職之貢市

租給備患之師相里所而民既重於三公開國仍昭勞何怨炳然之績觀而可論保民既重於三公開國仍昭勞何五等如能知勸當更陟明可依前件又馮行襲昭信軍節度使制門下分節制之任所以嚴我翰垣磨廉問之

權所以宣吾風化矧夫界連梁楚襟束咸秦據廣漢之上游振終南之巖險昔為禦侮之地用固神州爰升連帥之雄以疇不績言從人欲乃降朝恩昭信軍防禦使特進檢校太子太保使持節開州諸軍事守開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長樂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馮人襲決雲利及逐日奇蹤禮賢懷吐飯之名關羽蓋萬人之敵御眾布投醪之德禮賢懷吐飯之恭知畧出羣忠果成性造次不違于尊獎周旋備觀於公勤自委以頒條命之剖竹莅事繼懸魚之美臨人宣建隼之威疲薊既成其息肩豪右屢聞於破膽獻奉無闕賦租罔憊況項者荆襄路途兵戈驟起而能遽開間道俾達上京盡通江嶺之貢輸來助朝廷之經費等彰績効合有甄酬而一境緇黃數邑耆艾咸陳章疏請降節旄膺吾入保之榮茂彼登壇之寵往服休命無忘敬恭可某官主者

施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郗

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

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為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旦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穀

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諡曰忠敬

五代史及太祖義旗西征制令會唐昭宗幸鳳翔太祖帥行襲遣副使魯崇矩稟受

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餘人分命矯詔欲徵江淮兵屯於金州以脅太祖之軍行襲定策盡殺之收其

詔勅送於太祖天祐元年兼領洋州節度使太祖之伐荆襄行襲令其子勗以舟師會于均房預收復功遷匡國軍節度使到任誅大吏張澄暴其罪州人莫不惴懾在許三年上供外別進助軍羨糧二十萬石及太祖郊禮行襲請人覲貢獻巨萬恩禮殊厚尋詔翰林學士杜曉撰德政碑以賜之累官至兼中書令冊拜司空開平中卒輟朝一日贈太傅諡曰忠敬行襲性嚴烈為政深刻然所至有天幸境內嘗大蝗等羣鳥啄食不為民害民或艱食必有糴穀出於隴畝雖威福在已而恆竭

力以奉於王室故能保其功名行襲魁岸雄壯面有青
誌當時目為馮青面長子勗歷斬沁二州刺史次子德
晏仕至金吾將軍五代會要梁開平二年五月封許
州節度使馮行襲為長樂郡王又忠敬贈太傅馮行
襲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雜傳第三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為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陳

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

究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為陽翟鎮遏使久

之遷曹州刺史五代史氏叔琮尉氏人也唐中和末應募為騎軍初隸于龐師古為伍長叔琮

壯勇沈毅膽力過人太祖討巢蔡於陳許間叔琮奮擊

首出諸校太祖壯之自行伍間擢為後院馬軍都將時

東伐徐鄆多歷年所叔琮身當矢石奮不顧命觀者許
焉累遷為指揮使尋奏授宿州刺史檢校右僕射太祖

伐襄陽叔琮失利降為陽翟鎮遏使尋
又捍禦晉軍於洹水有功遷曹州刺史
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嫚乃遣
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
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
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
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
人大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
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
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
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

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

殿而還至石會畱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

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五代史天復元年春領大

軍攻拔澤潞叔琮遂引兵北掠太原師還除晉州節度使明年太祖屯軍于岐下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晉

軍恃勝攻臨汾叔琮嚴設備禦乃于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虬鬚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陵縣牧馬於道間蕃寇

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間俄而何隙各擒一人而來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縣時太祖遣朱友寧

將兵數萬赴應悉委叔琮節制既至諸將皆欲休軍叔琮曰若然則賊必遁矣遁則何功焉因夜出潛師截其

歸路遇晉軍遊騎數百盡殺之遂攻其壘拔之斬獲萬餘眾奪馬三百匹太祖聞之喜謂左右曰殺蕃賊破太

原非氏老不可叔琮乃長驅收汾州與晉人轉戰直抵并壘軍迴以其功奏加檢校司空自後累年晉軍不敢

侵軼叔琮養士愛民甚有能政天復三年為昭宗遷洛鄜州畱後尋真領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司徒

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弒昭宗已而

殺之五代史及昭宗東遷徵為右龍虎統軍以衛洛陽

于大內既而責以軍政不理敗白州司戶尋賜自盡叔琮將死呼曰賣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謗其如神理何乾

化二年詔許歸葬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為人穎悟善揣人意太

祖憐之養以為子冒姓朱氏名友恭五代史朱友恭壽

威非角事太祖性穎利善體太祖意太祖後改之歷汝穎二州

刺史五代史時初建左長劍都指以友恭董之從太祖四

征稍立軍功累遷諸軍都指揮使檢校左僕射乾

寧中授汝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光化初淮夷侵鄂渚武

昌帥杜洪來乞師太祖遣友恭將兵萬餘濟江應援引

兵至龍沙九江而還軍聲大振時淮寇據黃州友恭攻

陷其壁獲賊將瞿章俘斬萬計途經安陸因襲殺刺史

武瑜盡收其眾以功為潁州刺史加昭宗遷洛拜右龍

武統軍初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昭宗反

正以為太子年幼為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為德王昭

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矚目疎秀惡之謂宰相崔允曰德

王嘗為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允奏之

昭宗不許佗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允欲賣

臣爾昭宗遷洛謂蔣元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為

欲殺之因泣下齧指流血元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

之北夢瑣言輝王嗣位社宴德王裕以下諸王子孫并

竊寶位大義滅親昭宗不納一口駕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元暉曰德王吾之愛子何故頻令吾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嚙其中指血流全忠聞之宴罷盡殺之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為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為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宗奔佗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弒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訃至河中太祖陽

為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

耶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延範殺之彥威臨

刑大呼曰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延範曰勉之公

行自及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五代史天祐初昭宗東遷洛邑徵拜左龍虎統

軍以衛宮闕尋與氏叔琮同受太祖密旨弒昭宗於洛陽宮既太祖自河中至責以慢于軍政貶崖州司戶仍

復其本姓名與氏叔琮同日賜死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姪言當彥威

等弒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為一阬瘞

于龍興寺北請合為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為首

葬以一品禮云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四年正月內人郡主景姪奏唐昭宗諸王及皇子弟宗屬

千餘人當朱梁弒逆之時同時遇害為三阬瘞于內西古龍興寺北請合為一冢改葬敕宜令太常禮院以故

濮王一人為首一品禮葬仍委河南府監護其事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為唐金吾將

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干

太祖太祖留之五代史李振字興緒唐潞州節度使抱真之曾孫也祖父皆至郡守振仕唐自

金吾將軍改台州刺史會盜據浙東不克之任因太祖西歸過汴以策畧干太祖太祖奇之辟為從事

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

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巖見振曰今

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

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

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為

此不祥也

五代史纂要今按李振乃全忠逆黨全忠之篡與敬翔為謀主昭宗被弒實振同謀故當

時有鴟梟之名蓋其好亂樂禍之心著于世久矣方幸

王室之災變得以逞其凶志安有如是之言哉今傳中

所載決非振之辭也何哉蓋季述被誅之後全忠方封

梁王當其議廢立之際安得先有梁王之稱耶斯言誣

妄質此可以具見此蓋振在梁貴顯之日史官畏其權

勢及凶險之素為撰此言欲文掩其惡以佞之而歐陽

公亦從而誤振還季述卒與巖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

皇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述

詐為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為振曰夫豎
刁伊戾之亂所以為霸者資也今闈宦作亂天子危辱
此正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
京師見崔允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

卿謀得之矣

五代史太祖兼領鄆州署天平軍節度使副使湖南馬殷為朗州雷滿所逼振奉命

馳往和解殷滿皆稟命光啟三年十一月太祖遣振入

奏於長安舍於州邸吏程巖白振曰劉中尉命其姪

希貞來計大事欲上謁願許之既至巖乃先啟曰主上

嚴急內官憂恐左中尉欲行廢黜之事巖等協力以定

中外敢以事告振顧希貞曰百歲奴事三歲主亂國不

義廢君不祥非敢聞也况梁王以百萬之師匡輔天子

禮樂尊戴猶恐不及幸熟計之希貞大沮而去及振復

命劉季述等果作亂程巖率諸道邸吏牽帝下殿以立

幼主奉昭宗為太上皇振至陝陝已賀矣護軍韓懿範

言其事振曰懿皇初昇遐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利其權

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耶懿範文約孫也由是不敢

言振東歸太祖方在邢洺遠還于汴大計未決季述遣

養子希度以唐之社稷欲輸于太祖又遣供奉官李奉

本副介支彥勳詐賫上皇誥諭至皆季述黨也太祖未

及迎命振又言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事

也今闔豎幽辱天子不能討無以令諸侯時監軍使劉

重楚季述兄也舊相張濬寓于河南緱氏亦來謂太祖

口同中官則事易濟且得所欲唯振堅執不改獨曰行

正道則大勳可立太祖英悟忽厲色曰張公勸我同敕

使欲傾附自求宰相耶乃定策繫偽使李奉本支彥勳

與希度等即日請振將命于京師與宰相謀返正未幾

劉季述伏誅昭宗復帝位太祖聞之喜召振執其手謂

之曰卿所謀是吾本志穹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

蒼其知之矣自是益重之

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為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

與曹公為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

私讐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

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

五代史天祐二年春正月太祖召振謂曰王師範來降易

歲尚處故藩今將奏請徙授方面其為我驅騎以茲意

達之振至青州師範即日出公府以節度觀察二印及

文簿管鑰授于振師範雖已受代而疑撓特甚屢揮泣

求貸其族振因以切理論之曰公不念張繡事耶漢末

諸侯其志大不以私讐為意不宜疑之今梁王亦豈以私怨害忠賢耶師範洒然大悟翌日以其族遷太祖乃表振為青州雷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後未幾徵還

視之若無人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為鴟梟太祖之弒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累遷戶部尚書

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為崇政院使

五代史唐自昭宗遷都之後王室微弱朝

廷班行備員而已振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朋附者非次獎升私惡者沈棄振每自汴入洛朝中必有貶竄故唐朝人士目為鳴梟天祐中唐宰相柳璨希太祖旨譖殺大臣裴樞陸展等七人於滑州白馬驛時振自以咸通乾符中嘗應進士舉累上不第尤憤憤乃謂太祖曰此輩白謂清流宜投於黃河永為濁流太祖笑而從之泊太祖受禪自宣義軍節度副使檢校司徒授殿中監累遷戶部尚書庶人友珪篡位代敬翔為崇政院使

莊宗滅梁入汴振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

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五代史末帝即位趙張二族用事遂

為所間謀猷獻替多不見從振每稱疾避事龍德未閉居私第將替矣晉主入汴振謁見首罪郭崇韜指振謂人曰人言李振乃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耳會段凝等疏梁氏權要之臣振與敬翔等同日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為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

簿書唐司空裴瓌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畱迪以調兵賦太祖乃榜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一切任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誦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啟遣朱友寧以兵巡兗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將吏入見太祖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當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

卽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

冊府元龜梁韋震本名肇唐末充宣武軍節度副使乾寧二年七月昭宗狩于石門

震奉表由號畧間道奔達于行在帝大悅賜名震太祖特爲製字

雍州萬年人也初名

肇爲人彊敏有口辯事梁太祖爲都統判官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復自獻于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叢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叢不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涉妄庸人也叢後果爲郭璠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溥破黃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彥樞亦疏請所在斬決太祖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三 雜傳
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德之表爲節
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虢略間道奉表行在
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於清口太
祖懼諸鎮乘間圖已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
已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強辯敢大言
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
州畱後昭宗遷洛震入爲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以病
瘖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卽位
加太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

李讓闌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爲養子
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
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
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
之以王殷爲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蔣元暉張廷範等
共與弑昭宗之謀其後循與元暉有隙哀帝卽位將有
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讒于太祖曰元暉私侍何太后
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
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
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元

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卽遜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皇后因殺璨及元暉廷範等以循爲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爲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冊府元龜孔循初仕梁以太祖乳媪爲義母媪夫趙氏循冒其姓名殷衡同光初歸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于北門迎莊宗于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口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卽位以爲樞密以明宗幸汴州循留

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寃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爲人子不佞而險猾安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子明宗卽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循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畧黃巢陷長安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與平州將壯其所爲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

大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
 鄜州節度使畱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
 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遮畱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
 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
 賴以為保德昭以父任為神策軍指揮使五代史孫德昭鹽州五原
縣人世為州校父惟最有功于唐朝遙領荆南節度分判右神策軍事德昭藉父蔭累職為右神策軍都指揮使
 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允謀返
 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
 實應允允裂衣襟為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
 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

黨皆盡昭宗聞外誼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
 矣皇帝當返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
 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
 出昭宗御丹鳳樓返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
 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畱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

比五代史光化元年唐昭宗為闕宦所廢矯立德王時中外以權在禁闈莫能致討近藩朋附章表繼有至

者丞相崔允外與太祖申結輔佐之好內遣心腹密購

忠義有以事諭德昭者德昭感慨乃與本軍孫承誨董

從實三人奮發應命誓圖返正崔又割衣手筆以通其

志天復元年正月一日未旦逆監左軍容劉季述早入
德昭伏甲要路以俟追其前驅邀而斬之孫承誨等分
捕右軍容王仲先黨伍唐昭宗方幽辱東內聞外喧太

恐德昭馳至扣問曰逆賊劉季述伏誅矣請上皇開鑰復皇帝位皇后何氏呼曰汝可進逆人首門乃可開俄而承誨從實俱以馘獻昭宗悲而嘉之于是丞相崔允奉迎御丹鳳樓率百辟待罪泣且奏曰臣居大位不能討姦賴東平王全忠首奮忠貞誅殺邸吏遂致德昭等擒戮妖逆再清禁闈即日議功以德昭為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承誨邕州節度使從實容州節度使并同平章事錫姓李賜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俱畱京師錫賚宴賞之厚恩寵權倖之勢近代罕比唐大詔令集改元天復赦文門下三階彗李暫移宸極之尊兩耀暗昏始表忠貞之效朕臨御寡德妖孽殊常蒙塵于便殿之中受制于逆臣之手奪璽振指備肆侵凌挾刃礮胸幾罹酷毒閉關行偽則公卿不在其謀懸勝見誣則黎庶不堪其詐害我骨肉殺我嬪嬙悖惡滔天古今未有側陋嘗膽幽害下宮皇穹降悔禍之靈將相竭同心之德鳳翔節度使尚書令岐王茂貞鎮于右輔骨鯁剛腸有食失七箸之驚有車及蒲胥之怒關內之沈幾賈日剛納衛兵夷門之忠憤凌雲顯徵邸吏三藩唱義四海協詞咸以密謀咨于正相于是禁軍之內三傑挺生上元假以良時高廟付其英斷月正元日新

正吉辰質明而逆首梟懸中旦而凶渠剖裂其中復皆著功庸尋下詔書遞行賞典而茂貞既平國難來觀天庭驅武旅而簞食爭迎駐皇都而秋毫不犯推殊功以薦同志畱愛姪而董雄師繼筠能稟規程肅清輦轂人神洽慶華裔偕來亦既十旬暨於初夏朕以脫于幽辱復正宸嚴重守寶圖不改舊物上媿于列聖下慙于兆人思宏蕩穢之恩仍革紀年之號庶民有罪皆在朕躬可大赦天下改光化四年為天復元年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平章事李繼誨寧遠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李繼誨寧遠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李彥弼并早參禁衛累著勲勤生知忠孝之源洞悉君臣之義齊心瀝血果成復國之功左袒一呼遂定安劉之業叔姪繼先臣之烈彥弼稟大父之規據其大勲曠古難比宜加美稱以播無窮繼誨彥弼宜賜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各加實封一百戶是時崔允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

為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為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

梁乃率兵衛允及百官保東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已以龍鳳劍鬪雞紗遺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雷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為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五代史其年十一月閻宦韓全誨縱火脅昭宗西幸鳳翔承誨從實並變節為中官所誘始欲驅擁百寮將圖出令而德昭獨按兵與太祖親吏婁敬思叶力衛丞相及文武百官與長安吏民保平街東免為所劫太祖遣從事相繼勞問遺以龍鳳劍門雞紗委令制輯於是百官次華州連狀請太祖迎奉及大旆入關德昭以軍禮上謁立道左太祖命左右扶騎控至長安賜與甚厚署權知同州節度雷後將赴任復徇民請雷充兩街制置使賜錢百萬德昭以本部兵八千人獻于太祖由昭宗東遷是愈見賞重又賜甲第一區俾先還洛陽

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太祖卽位以烏銀帶袍笏名

馬賜之疾少間以為左衛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

將軍以卒五代史及昭宗東遷奏授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歸于別墅太祖受禪以左領衛上將軍

徵赴闕開平四年拜金吾大將軍充街使末帝卽位俾

將命于兩浙對見失儀不果行尋改授右武衛上將軍

俄復左金吾大將軍卒於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宦者俱

官詔贈太傅輟視朝一日承誨董從實以返正功

見殺五代史天復初德昭與孫承誨董從實以返正功時人呼為三使相恩澤俱冠世及承誨至鳳翔易名繼誨從實改名彥弼皆為李茂貞所養後閻宦之敗俱戮于京師唯德昭克全終始有所稱云

王敬蕘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

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蕘逐代之卽拜刺史文苑英華授潁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王敬蕘加檢校太子太保制勅書云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故國家化條施于天下者

牧伯謹而舉之政不紊矣具官王敬堯始學司馬法克
 礪諸侯劍奮之以果敢之氣濟之以練達之謀自握郡
 符頗圖成績頴水則清年數且深理濟彌遠耕桑滿地
 不奪農時卒伍在軍未忘武備遂得見稱元帥是當善
 舉化條保民之崇增秩甚貴吾用漢家之典爾 敬堯為
 登循吏之名更務克終斯為守貴可依前件 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鎗重三十斤頴州與
 淮西為鄰境數為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
 南諸州獨敬堯不可下由是頴旁諸州民皆係敬堯避
 賊是時所在殘破獨頴州戶二萬五代史王敬堯頴州
 唐乾符初敬堯為本州都知兵馬使中和初寇難益熾
 郡守庸怯不能自固敬堯遂代之監郡俄真拜刺史加
 檢校右散騎常侍時州境荒饑大寇繼至黃巢數十萬
 眾寨于州南敬堯極力抗禦逾旬而退俄又宗權之眾
 凌暴益甚合圍攻壁皆力屈而去蔡賊復遣將刁君務
 以萬眾來逼敬堯列陣當之身先馳突殺敵甚多由是

竟全郡壘 梁太祖攻淮南道過頴州敬堯供饋梁兵甚
 遠近歸附

厚太祖大喜表敬堯沿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

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頴大雪士卒饑凍敬堯乃沿淮

積薪為燎為作糜粥舖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

堯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五代史及淮人不恭太祖

堯悉心供億太祖甚嘉之乾寧二年署為沿淮上下都

指揮使四年冬龐師古敗于清口敗軍逃歸者甚眾路

出于頴時雨雪連旬軍士凍餒敬堯自淮燎薪相屬於

道郡中設糜糗餅餌以待之全活者甚眾由是表知武

寧軍節度徐宿觀察留後數月真拜武寧軍節度使

文苑英華授王敬堯武寧軍張珂彰義軍節度使制門
 下錫以土田付之旌鉞必擇非常之士載宏不次之恩
 况沛澤雄藩涇川巨鎮委用咸彰于試可節制宜膺其
 正名爰舉徽章式分戎闡具官王敬堯夙號將才早探
 軍志襲淮流之積慶挺山立之雄姿勇實兼人志能周

物蘊變通之茂用懷經濟之遠圖具官張珂閩閩名門
韜鈴秘畧孝友克宣其遺美忠勤幼闡於令名劍氣于
霄鳳音合律撫士則能均甘苦推誠而可貫神明頃者
頌我詔條各成政化惠愛極沾于疲瘵威聲蓋布于鄉
閭爰自主雷彌觀奉上既播襄惟之美勉承建節之榮
仍俾疏封用光裂鎮噫芒錫壓境種落連營握兵符而
皆是通侯擢大旆而俱為上將當思報効以 天祐三年
服恩榮敬蕘可某官珂可某官主者施行

為左衛上將軍太祖即位敬蕘以疾致仕後卒于家五代

史天復二年入為右龍武統軍天祐三年轉左衛上將
軍開平元年八月以疾致仕尋卒于其第敬蕘魁傑沈
勇多力善戰所用槍矢皆以純鐵鍛就槍重三十餘斤
摧鋒突陣率以此勝雖非太祖舊臣而遠輸懇款保境
合兵以輔興王之運有足稱者

蔣殷幼為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
氏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五代史蔣殷
不知何許人

幼孤隨其母適于河中節度使王重盈之家重盈憐之
畜為己子唐天復初太祖既平蒲陝殷與從兄珂舉族
遷於大梁太祖感王重榮之舊恩凡王氏諸子
皆錄用焉殷由是繼歷內職累遷至宣徽院使唐遷洛

陽殷為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

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元

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元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

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為改卜郊是

時太祖將有篡弒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為元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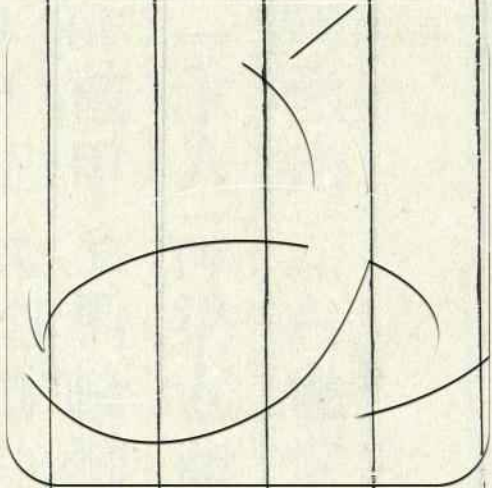
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元暉嘗私侍太

后太祖斬元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弒太后于積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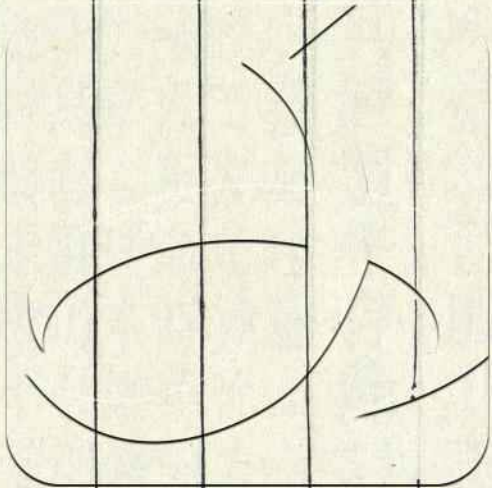
宮哀帝下詔慙媿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

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弒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懼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懼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五代史殷素與庶人友珪善友珪篡立命為徐州節度使乾化四年秋末帝以福王友璋鎮徐州方殷自以為友珪之黨懼不受代遂堅壁以拒命時華州節度使王瓚殷之從弟也懼其連坐上章言殷本姓蔣非王氏之子也未帝乃下詔削奪殷在身官爵仍命卻還本姓命牛存節劉鄩等帥軍討之是時殷求救于淮南楊溥遣朱瑾率眾來援存節等逆擊敗之貞明元年春存節劉鄩攻下徐州殷舉族自燔而死於火中得其屍梟首以獻之玉堂閒話梁貞明甲戌歲徐州帥王殷將叛八月二十日夜月明如晝居人咸聞通衢隊伍之聲自門隙覘之則皆青衣兵士而無甲冑初謂州兵潛以捕盜俄聞清嘯相呼或歌或嘆刀盾矛槊囂隘間巷怪狀奇形甚可畏懼

乃知非人也比自府解出於州南之東門扃鍵無阻比至仲冬殷乃拒詔朝命劉鄩以兵五萬致討凡八月而敗合境悉罹其禍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

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

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

劉開道名重軍中五代史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縣人也姿貌雄傑倜儻有大志始事徐帥

時溥為列校溥甚器之後以勇畧見忌唐大順二年冬

率所部二千人來降即署為軍校知俊被甲上馬輪劍

入敵勇冠諸軍太祖命左右義勝兩軍隸之尋 歷海懷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雜傳

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
 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
 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
 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為夾城攻潞州久
 不下太祖罷思安五代史李思安陳畱張亭里人也初
 冠長七尺超然有乘時自奮之意唐中和三年太祖鎮
 汴嘗大閱戎旅觀其材甚偉之因錫名思安字貞臣思
 安善飛稍所向披靡每從太祖征伐常馳馬出敵陣之
 後測其厚薄而還或敵人有恃猛自銜者多命取之必
 鷹揚騁卷擒馘于萬眾之中出入自若如蹈無人之地
 太祖甚惜之命副王虔裕為踏白將時巢蔡合從太祖
 每遣偵邏必先獨往巢敗走思安領所部百餘人追
 賊殺戮掩奪眾莫敢當尋領軍襲蔡寇於鄭都將李唐
 賓馬躡而墜思安擄槩刺追者唐賓復其騎而還又嘗
 與蔡人鬪當陣生擒賊將柳行實其後渡長淮下天長

高郵二邑又拒孫儒迫濠州皆有奇績累遷為諸軍都
 指揮使奏官至檢校左僕射尋拜亳州刺史練兵禦寇
 邊境肅然思安為性勇悍每統戎臨敵不大勝必大敗
 開平元年春率兵伐幽州營于桑乾河擄獲甚眾燕人
 大懼及軍迴率諸軍伐潞累月不克師人多逸太祖怒
 甚詔疏其罪盡奪其官爵委本郡以民戶係焉踰歲起
 之復令領兵亦無巨績可紀太祖嘗因命將授鉞謂左
 右曰李思安當敵果取無出其右者然每遇藩方擇材
 吾將用之則敗聞必至如是者二三矣則知飛將數奇
 前史豈虛言哉乾化元年秋又以為相州刺史思安自
 謂當擁旌仗鉞及是殊不快意但日循晏安無意為政
 及太祖北征以候騎之誤落然無所具而復壁壘荒圯
 帑廩空竭太祖怒貶柳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
 州司戶尋賜死于相州柳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
 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于幕谷是時延
 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
 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五代史
 從討秦

宗權及攻徐州皆有功尋補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攻海州下之遂奏授刺史天復初歷典懷鄭二州從平青軍六萬于美原自是連克鄜延等五州乃加檢校太傅平章事開平二年春三月命為潞州行營招討使知俊未至潞夾寨已陷晉人引軍攻澤州聞知俊至乃退尋改西路招討使六月大破岐軍于幕谷俘斬千計守茂貞僅以身免三年五月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女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不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為執軍指揮使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于太子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告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耶知俊

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負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五代史時知俊威望益隆太祖雄猜日甚會佑國軍節度史王重師無罪見誅知俊居不自安乃據同州叛送欵于李茂貞又分兵以襲雍華雍州節度使劉捍被擒送鳳翔害之華州蔡敬思被傷獲免太祖聞知俊叛遣近臣諭之曰朕待卿甚厚何相負邪知俊報曰臣非背德但畏死耳王重師不負陛下而致族滅太祖復遣使謂知俊曰朕不料卿為此昨重師得罪蓋劉捍言陰結邠鳳終不為國家用我今雖知枉濫悔不可追致卿如斯我心恨蓋劉捍誤予事也捍一死固未塞責知俊不報遂分兵以守潼關太祖命劉鄩率兵進討攻潼關下之時知俊弟知浣為親衛指揮使聞知俊叛自洛奔至潼關為鄩所擒害之尋而王師繼至知俊

乃舉族奔于鳳翔。鑑戒錄：梁彭城王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墻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校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殺獨雷源曰：此冤氣所結也。古來固圍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遠祖記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為此物，經百十年，疑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請奠以醇醪，或可消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俊命具酒饌，祝酹之，瘞之，尋有叛城背主奔秦之事，乃驗之。

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涇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

五代史李茂貞厚待之，偽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以土疆不廣，無藩鎮以處之，但厚給俸祿而已。尋命率兵攻圍靈武，且圖牧圍之地。靈武節

度使韓遜遣使來告急。太祖令康懷英帥師救之，師次邠州，長城嶺為知俊邀擊，懷英敗歸。茂貞悅，署為涇州節度使，復命率眾攻興元，進圍西縣，會蜀軍救至，乃退。既而為茂貞左右石簡、禹等間之，免其軍寓于岐下。掩關，歷年茂貞猶子繼崇鎮秦州，因來寧觀言知俊途窮至此，不宜以讒嫉見疑。茂貞乃誅簡、禹等，以安其心。繼崇又請令知俊挈家居秦州，以就豐給。茂貞從之，未幾邠州亂，茂貞命知俊討之。時邠州都校李保衡納款于朝廷，末帝遣霍彥威率眾先入于邠，知俊遂圍其城。半載不能下，會李繼崇以秦州降于蜀，知俊妻孥皆遷成都。遂解邠州之圍，而歸岐陽。以舉家入蜀，王建以為武終，慮猜疑，因與親信百餘人夜斬關奔蜀。

王建以為武信軍節度使，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五代史纂建世家云：永平五年，遣王宗儔攻岐，取其秦鳳階成四州。至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于是以其族來。由此言之，則是王建先已得秦鳳階成四州，而後知俊來奔，其說與知俊本傳不同，必有誤者也。建雖待知俊甚厚，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

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其嫉之知
 俊為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為名
 乃于里巷構為謠言曰黑牛出圈椶繩斷建益惡之遂
 見殺五代史王建待之甚至即授偽武信軍節度使尋命將兵伐岐不克班師因圍隴州獲其帥桑宏志
 以歸久之復命為都統再領軍伐岐時部將皆王建舊
 人多違節度不成功而還蜀人因而毀之先是王建雖
 加寵待然亦忌之嘗謂近侍曰吾漸衰耗恒思身後劉
 知俊非爾輩能駕馭不如早為之所又嫉其名者於里
 巷間作謠言云黑牛出圈椶繩斷知俊色黔而丑生椶
 繩者王氏子孫皆以宗承為各故以此構之偽蜀天漢
 元年冬十二月建遣人捕知俊斬於成都府之炭市及
 王衍嗣偽位以其子嗣禪尚偽峩着長公主拜駙馬都
 尉後唐同光末隨遷于洛卒又知俊族子嗣彬幼從
 知俊征行累遷為軍校及知俊叛以不預其謀得不坐
 貞明末大軍與晉王對壘於德勝久之嗣彬率數騎奔
 于晉具言朝廷軍機得失又以家世讎怨將以報之晉

王深信之即厚給田宅仍賜錦衣玉帶軍中目為劉二
 哥居一年復來奔當時晉人謂是刺客以晉王恩澤之
 厚故不竊發龍德三年冬從王彥章戰於中都軍敗為
 晉人所擒晉王見之笑謂嗣彬曰爾可還予玉帶嗣彬
 惶恐請死遂誅北夢瑣言有石欽若者為劉知俊判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退遠害賓主爭露鋒穎竟同誅之
 閱其緘題表章行行然宜其見忌而取禍也又遂寧
 有馮德見鬼忘其名似有所睹知人吉凶穎川陳絢為
 武信軍雷後而劉令公知俊交譖撫其舊事疊有奏論
 馮生謂穎川曰府主雖號元戎前無旌節所引殆不久
 乎幸勿憂也未踰歲而彭城伏誅有官人林泳者本閩
 人也嘗謂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妖
 馮聞之甚不平或一日對眾謂之曰閣下為官多不克
 終蓋曾殺一女人為崇以公祿壽未盡莫致其便我能
 言其姓名公信之乎于是慚懼言誠
 于馮生許為解其冤也他皆類此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慘
 其聲以自喜後去為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

宣武以為宣武都押衙五代史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父季會幼放蕩縱橫不治農產恒隨哀挽者學紉謳尤嗜其聲既長遇亂合雄兒為盜有志功名黃巢渡淮會從梁祖為部曲梁祖鎮汴會歷都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

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沈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宏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于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

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為昭義軍雷後

五代史自梁祖誅宗權併時溥屠朱宣走朱瑾會恒以兵從多立奇功文德中表授懷州刺史歷滑州雷後河陽節度使檢校司徒自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

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為昭義軍節度使通鑑考異編遺錄六月乙丑李罕之疾甚請歸河陽丁卯上令抽大軍迴以丁會權制置綏懷上党上乃東歸昭宗遇弒

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為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立以會為都招討使天祐七

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五代史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

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梁祖奄

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為昭義節度使昭宗幸洛陽加同

平章事其年昭宗遇弒哀問至會三軍縞素流涕久之

時梁祖親討劉守文于滄州駐軍于長蘆三年十二月

王師攻會居旬日會以潞州歸于武皇引見會泣曰臣

非不能守潞但以汴王篡弱唐祚猜嫌舊將臣雖蒙保

薦之恩而不忍相從今所謂吐盜父之食以見王也武

皇納之賜甲第于太原位在諸將上五年汴將李思安

圍潞州以會為都招討使檢校太尉莊宗嗣王位與會

決謀破汴軍于夾城七年十一月卒于太原莊宗即位

追贈太師有子七人知沆

為梁祖所誅餘皆悉內職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為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

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

五代史賀德倫其先河西

部落人也父懷慶隸滑州軍為小校德倫少為滑之牙

將太祖領四鎮德倫以本軍從繼立軍功累歷刺史雷

後遷平盧軍節度使

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

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為節度使魏

博貝三州仍為天雄軍以德倫為節度使遣劉鄩以兵

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

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

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

訣別哭聲盈塗劾節軍將張彥謀於其眾曰朝廷以我

軍府疆盛設法殘破之况我六州舊為藩府未嘗遠出

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

亭彥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

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爲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傭保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頽曰爲我作奏若復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鄩以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卽召鄩還戒彥勿爲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

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其事矣乃迫德

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

莊宗

五代史曹廷隱魏州人也爲本州典謁虞候賀德倫使西迎莊宗于晉陽莊宗旣得鄴城擢爲馬步

都虞候以其稱職自是遷拜曰隆天成初除齊州防禦使下車嚴整頗有清白之譽時有孔目吏范弼者爲人剛復視廷隱殺如也弼監軍廩罄空乏以取貲又私貸官鹽廷隱案之遂奏其事弼家人訴于執政並下御史府劾之弼雖伏法廷隱以所奏不實莊宗入魏德倫以亦流永州續敕賜自盡時人冤之

彥逼已遣人陰訴于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

史及魏博楊師厚卒朝廷以德倫代其任貞明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執德倫囚于別館盡殺其部衆爲亂首張彥所迫遣使歸款于太原晉王自黃澤嶺東下至臨清德倫遣從事司空頽密啓晉王訴以張彥凌辱之事晉王至永濟斬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行彥等八人然後入于魏

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

檀承業懼德倫為變殺之

五代史德倫即以符印上晉王尋授雲州節度使行次河

東監軍張承業留之不遣頃之王檀以急兵襲太原德倫部下多奔逸承業懼其為變遂誅德倫并其部曲盡

殺之

閣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為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

于梁梁太祖時為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

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為保義軍節度使

五代史閣寶字瓊美鄆州

人父佐海州刺史寶少事朱瑾為牙將瑾之失守于兗也寶與瑾將胡規康懷英歸汴梁皆擢任之自梁祖陳

師河朔爭霸關西寶與葛從周丁會賀德倫李思安各為大將統兵四出所至立功歷洛隨宿鄭四州刺史天

祐六年梁祖以寶為邢洛節度使檢校太傅

貞明三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

軍攻下洛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都指揮使

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晉遣溫

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晉王拜寶檢校太

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

使位在諸將上

五代史莊宗定魏博十三年攻相衛洛磁下之寶獨保邢州城孤援絕八月寶

以邢州降莊宗嘉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遙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待以賓禮位在諸將上

每有謀畫與之參決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

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

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

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五代

史契丹之寇幽州也周德威危急寶與李存審從明宗擊契丹于幽州西北解圍而還胡柳之役諸軍逗撓汴軍登無石山其勢甚盛莊宗望之畏其不敵且欲保營寶進曰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王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唯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志我盡銳擊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為所乘我軍未集更聞賊勝即不戰而自潰也凡決勝料勢決戰料情勢已得斷在不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勝設使餘眾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莊宗聞之聳聽曰微公幾失計即引騎大譟奮稍登山大敗汴人 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于鎮州以寶為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五代史明年張文禮殺王鎔叛寶帥師進討八月收趙州進渡滹水擒賊黨張友順以獻九月進逼真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柵以環之決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郭十九年正月契丹三十萬來援鎮州前鋒至新樂眾心憂之寶見莊宗指陳方畧軍情乃安敵退加檢校侍中三月城中饑王處瑾之眾出城求食寶縱其出伏兵截擊之

饑賊大至諸軍未集為賊所乘寶乃收軍退保趙州因慙憤成疾疽發背而卒時年六十同光初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郡王有子八人宏倫宏儒皆位至郡守

康延孝代北人也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羣少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

五代史康延孝塞北部落人汴梁開平乾化中自隊長積勞至部校梁末帝時頻立軍功同光元年八月段凝率眾五萬營于王村時延孝為右先鋒指揮使率百騎來奔莊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帶以賜之翌日賜田宅于鄴以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檢校司莊宗屏人間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空守博州刺史

懦弱趙巖壻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
多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
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
此其必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
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眾出石
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
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陞
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
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眾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旣
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

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

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

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

琛五代史莊宗屏人問梁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語在莊宗紀中莊宗平汴延孝頗有力焉以功授檢校太保

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李紹琛冊府元龜康延孝同二光初除鄭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仍賜姓名紹琛

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

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

吉栢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

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巖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

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

暇若修繕橋梁必畱數日使衍得閉關為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渡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為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邀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為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

崇韜曰紹琛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五代史明年郊禮畢

授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為西南行營馬步軍先鋒排陣斬斫等使延孝性驍健狗利奮不顧身以前鋒下鳳州收固鎮降興州敗王衍軍于三泉所俘蜀軍皆諭而釋之自是晝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歸成都斷吉栢津浮梁以絕諸軍延孝復造浮梁以渡進收綿州王衍復斷綿江浮梁而去水深無舟楫可渡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急兵乘王衍破膽之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即迎降不暇如俟修繕津橋便畱數日若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句淡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馬浮江于是得濟者僅千人步軍溺死者亦千餘人延孝既濟長驅過鹿頭進據漢州居三日部下後軍方至偽蜀六軍使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幣馬歸款旬日兩川平定延孝止漢州以俟繼岌平蜀之功延孝居最時邠州節度使董璋為行營右廂馬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為行營左廂馬步使以軍禮當事延孝郭崇韜以私愛董璋及西川平定之後崇韜每有兵機必召璋參決延孝不平時延孝軍于城西毛璋軍于城東董璋軍于城中閏

十二月延孝因酒酣謂董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
邀相從反首鼠于侍中之門謀相傾陷吾爲都將公乃
裨校力能斬首璋惶恐謝之而退酒罷璋訴于郭崇韜
陰術之乃署董璋爲東川節度使落軍職延孝怒謂毛
璋曰吾冒白刃犯險阻平定兩川董璋何功遽有其地
二人因謁見崇韜曰東川重地宜擇良帥工部任尙書
有文武材幹甚洽衆心請表爲東川帥崇韜怒
日紹琛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等惶恐而退
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繼岌
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
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卽
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
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
畫出于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

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
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
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
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劔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
度使三川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
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
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圍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
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
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
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

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
耳任園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五代史未

幾崇翰為繼岌所害二人因責董璋曰公復首鼠何門
璋俛首祈哀而已四年正月甲申大軍發成都繼岌令
延孝以一萬二千人為後軍二月癸巳中軍次武連中
使詔至諭以西平王朱友謙有罪伏誅命繼岌殺其子
遂州節度使令德延孝怒謂諸校曰南平董璋率兵之
延孝不謁延孝怒謂諸校曰南平董璋率兵之遂州遇
之謀始于郭公而汗馬之勞力摧強敵即吾也若以背
偽歸國犄角而成霸業即西平王之功第一西平與郭
公皆以無罪而族歸朝之後次當及我矣丙申延孝次
劍州時延孝部下皆郵延河申舊將焦武等知西平王
被禍兼誅令德號哭軍門訴于延孝曰西平無罪二百
口伏誅河中舊將無不從坐某等必死矣時魏王繼岌
到泥溪延孝報繼岌云河中兵士號哭欲為亂丁酉延
孝至劍州遂擁眾迴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以
檄詔諭人三日間眾至五萬已亥繼岌至利州是夜守
吉栢津使密告魏王曰得紹琛文字令斷吉栢浮梁繼

岌懼乃令梁漢禹以兵控吉栢津延孝已擁眾急趨西
川繼岌遣人馳書諭之夜半令監軍使李廷安召任園
因署為副招討使令園率兵七千騎與都指揮使梁漢
禹監軍李廷安討之辛丑先令都將何建崇擊劍門下
之甲寅園以大軍至漢州延孝擊退東川之兵急追之
遇伏兵起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
兵二萬與園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為柵三月已
丑園陣于金鴈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焰
亘空于是延孝危急引騎出戰遇陣于金鴈橋又敗之
以十數騎奔綿州何建崇追及擒之任園命載以檻車
時孟知祥與任園董璋置酒高會因引令延孝檻車至
會知祥問曰明公頃自梁朝脫身歸命纔平汴水節制
陝郊近領前鋒克平劍外歸朝之後授爵冊勳巨鎮尊
官誰與為競奈何躁憤自毀功庸入此檻車還為鄧艾
深可痛惜誰肯愍之知祥因手自注孟以飲之延孝曰
自知富貴難消官職已足然郭崇韜佐命元勳輔成大
業不動干戈收獲兩川自古殊功但恐不及一旦何罪
闔門被誅延孝之徒何保首領以此思慮不敢歸朝天
道相違一旦至此亦其命也夫復何言及園班師行次
鳳翔中使向延嗣賚詔至遂誅之部下懷其首級瘞于

昭應縣民陳暉地天成初其子發之攜去九國志李
 延厚洛州平恩人父及唐邢州別駕延厚少有膽畧善
 騎射從父琮為洛州節度使率眾歸于梁祖延厚亦從
 焉梁補左拱辰指揮第二都頭後唐同光中以所部兵
 從魏王入蜀改馬軍右驍銳第一指揮使康延孝入漢
 州知祥遣延厚率精兵二千會李仁罕往討之將行延
 厚集將卒于營口誓之曰今出師征討不三旬必破賊
 乃立功圖賞之日也士卒有誓國報恩不以家為慮者
 立東廂衰疾怯懦厭為征行者立西廂無自苦也得請
 行者七百入逐延考西寨斬首百餘級竟拔其城以功
 奏授檢校右散騎常侍改右相馬軍都指揮使歷陵果
 州刺史源州押衙文景琛叛延厚討平之岐軍逼文州
 延厚率眾赴援即日解其圍祖襲位遷雅州刺史永平
 軍節度使未幾移鎮昭武軍廣政九年卒年六十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